



□ 12
3172
6





門 12  
3172  
卷 6

論語講義困勉錄卷十四

憲問第十四

憲問恥章 張彥陵曰。按行己有恥。是狷者事。然狷者有所不為。只了得一身的勾當。不知士君子任天下之責。當思大有為以建立於當世。故夫子合有道無道以明恥。正欲廣憲不為之志。以進於有為。○前章行己有恥。不止說狷者。此段不過借言之。勿泥看。○彥陵又曰。有道無道。夫子原只兩平說。按註。倒重有道上。時說倒重無道上。俱偏。然旨意。只重有為。不重有守。以守非憲之所難也。○周季侯曰。恥在俗情中者。易見。恥在名節中者。難知。○邦有道。非全不要守。邦無道。非全不要為。註但舉其尤重者言耳。○邦有道。穀不必到有道而後可。





恥。卽未逢有道而可恥者。固在不然。則沮溺一輩。可以免恥。抑不必到苟祿而後可恥。卽未嘗受祿而可恥者。仍在不然。則巢由一輩。可以免恥。○馬世奇曰。賢者之品。以狂與狷定者也。賢者之心。不以狂與狷定者也。人知進取之心。狂有之。不知狷亦有之。夫狷如原憲。而何以恥問也。曰。其心有不安於狷者也。○馬憲問恥破云。有留意於恥者。亦狷者之進取也。

克伐怨欲不行焉章。大全胡氏克伐是因己所有而生。氣盈也。怨欲是因己所無而生。氣歉也。克伐之心。由人己相形。怨欲之心。由得失相形。○徐玄扈曰。若其不行出於自然。便是仁。若出於勉強。便未仁。○此不在自然。勉強上分。克己何嘗不勉強。但所以爲勉者不同耳。○

王元美曰。可以爲難。雖是許之之詞。然克己只直截而易制。私則禁伏而難。正在難處。未得爲仁。○按元美說。與李見羅說同。翼註亦主此。○李見羅曰。自其著力處。固叫做難。而自其喫力處。亦叫做難。由前之難。其所著力處。卽是其得力處。由後之難。其所喫力處。卽是其受病處。故曰。仁則吾不知也。微矣微矣。○蒙引存疑淺說。都不主喫力講。蓋以不行對縱欲者言。則不行爲難以不行對克己言。則不行又不足爲難。正意似如此。然李說亦似好。○蔡晉江曰。不行而謂之難者。蓋克伐怨欲之私。藏於杳然冥然之中。而發於卒然忽然之際。最難制也。今能止之而使不行。是其用力之艱。蓋有甚於激湍之隄防。奔馬之駕馭者。故曰難。○啓蒙曰。克伐怨欲。



在自然生機上流出各有天則不爽便是仁。○克伐怨欲比不得視聽言動。視聽言動乃是不可全去者。須知此章是以制私言不以過情言。○袁七澤曰不行不是只不行於外而中心猶有潛伏在。他不行處亦是除欲不留根。然所以不得爲仁者只是欠頭腦。只見此四者爲心之累。苦苦在四者上剝落。不知以念滅念。念起卽差。正所謂二乘糞除之道也。曷自反曰是誰克伐是誰怨欲則覓克伐怨欲了不可得。欲更教誰不行耶。○此論說叢亦有之。其意是欲提良知作主。若良知常作主。這四者自然日消月化。其論固高。然不知只說得存心工夫。聖門固有存心工夫。亦自有克己工夫也。

士而懷居章

朱子曰士君子要爲聖賢。豈是塊然守定

在此一室。自古無關門獨坐的聖賢。○此是就一端說。非以居爲止此也。○陳大士曰居不足以累人而懷始足以累人。懷不足以累人而懷居始足以累人。○湯睡菴曰士則天地民物皆其闔域。何有於居士則古今宇宙視爲蘧廬。何有於居。就逸則辭勞。益己則損人。責以士之度量。當不如是矣。將來則覬覦已往則躊躇。責以士之見識。當不如是矣。外不必口體耳目。馳逐於無方。而情欲一萌。物焉而不化。卽爲私。內不必朝夕經營。追尋於無窮。而意識所向。過焉而復留。卽爲私。○楊慈湖曰人生不可被一區宅子。幾畝田園。貯却自己。邦有道章。姚承菴曰危言危行。非是意氣用事。只是當言當行的。無所顧忌。人見以爲危。君子亦以循其常耳。



言孫只是孫於理而不直遂。此正善行其行處。○須知此是餘意。○副墨曰：君子立身持世，止有一危。意若曰：君子處有道，固言與行而俱危。卽無道之世，行亦危而不變。特言語之閒，孫以出之耳。真是中流一砥。○副墨此說，卽所謂善行其危者也。余前以爲是餘意，今看來卽作正意亦好。丙九月十日。○說叢管登之曰：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此危行也。

有德者章。張彥陵曰：不重言與勇，全是要人充養在內。○二項俱重在上句。○言勇俱兼治身治世說。○莊忠甫曰：人欲言其所迷，言其所疑，誠爲難耳。有德者言其中之所自得，如食人之說飽，衣人之說煖，豈有不能者哉。雖然，迷者疑者，固不能言矣。亦有行不逮而知及之。

者。彼。卽。不。能。言。其。所。得。亦。能。言。其。所。明。是。二。言。者。相。去。固。無。幾。也。此。言。之。不。可。以。信。德。也。夫。人。惟。有。堅。忍。果。斷。之。力。然。後。能。制。私。欲。而。成。其。仁。豈。有。不。勇。而。能。仁。者。然。世。亦。有。堅。忍。果。斷。之。力。用。之。以。成。就。其。私。意。如。尾。生。之。信。直。躬。之。直。陳。仲。子。之。廉。此。其。勇。皆。有。過。人。者。故。勇。者。不。必。有。仁。當。知。有。言。者。之。言。亦。言。其。德。非。便。佞。之。言。也。有。勇。者。之。勇。亦。勇。於。義。非。鬪。很。之。勇。也。○註。便。佞。口。給。及。血。氣。之。強。要。看。得。好。不。本。於。躬。行。底。卽。是。便。佞。口。給。不。出。於。無。私。底。便。是。血。氣。之。強。故。無。論。言。之。強。辨。者。爲。便。佞。卽。言。得。合。理。亦。是。便。佞。無。論。勇。之。過。當。者。爲。血。氣。卽。當。勇。而。勇。者。亦。是。血。氣。○若。明。道。所。謂。造。道。之。言。如。顏。子。之。言。孔。子。孟。子。之。言。堯。舜。止。是。造。道。之。深。所。見。如。



是有德之言亦可謂之便佞口給乎。曰若充類至義之盡亦不能不如此說。○佐案曰須知道所急需者。一曰議論。一曰擔當。言勇正亦不輕。曰必有不必有者。謂徒有之以言勇而言勇轉輕。不若有之以德仁而言勇斯重。蓋欲人立德存仁而并收言勇之用也。一味抹倒言勇者非是。

羿善射章。樂天齋翼註曰善射盪舟是有力。然羿以善射之力而篡夏自立。夏以盪舟之力而滅斟灌斟尋。殺夏后相。又是有權。故註兼言權力。○不答時解又有以福善禍淫之理不可知說者。不知福善禍淫。聖賢原只主理言。不必主事言。何不可知之有。只依註爲是。須知此節只重尚德意。不重不答意。○又有謂其理固然不

必答者亦未是。○附顧錫疇曰今適而羿夏凶終耳。假令羿夏得死。遂將爲羿夏乎。今幸而禹稷保世耳。假令禹稷不王。遂不能爲禹稷乎。吾想天之意固欲盡人皆爲禹稷也。如盡人皆爲禹稷。安得人人而昇以天下。且禹之德奚遽償之於其身。爾時爲禹信者已爲稷疑。而稷之德奚獨酬之於其子孫。一似眷稷者久。不復眷禹而夫子豈能爲天明之也哉。○按此卽福善禍淫不可知之說。其意欲人只盡人事。不要問休咎於天也。○四書鏡曰君子二句。依註一直說。唯尚德所以爲君子也。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章。沈無回曰此是論仁。不是論君子小人。○張彥陵曰正所謂危微之辨。○樂天齋翼註曰此不仁與仁字俱以一念言。不以全體言。○佐案



曰使小人乍見入井亦必有怵惕之心然善念乍動而納交要譽之私已紛然而起故雖行好事而盡是私心真未有一息之仁也○小人不仁不必說到假仁即使真心發見亦隨見隨滅故曰未有此甚言人之不可流入於小人一流入於小人遂有江河不反之勢通章總見從仁而至不仁易從不仁而至仁難其做人意最爲深切大全朱子說君子處太恕了恐非聖人旨○存疑解仁字兼立心制行極完然其末句曰其本心則非也若改爲隨見隨滅尤明

愛之能勿勞乎節 張彥陵曰此章忠愛二字認得真切則能勿精神自透勞與誨正忠愛中事也蓋父之愛子臣之忠君此情理所不容解然何謂愛亦望其子之爲

聖賢而已何謂忠亦望其君之爲堯舜而已然則逸豫正敗德之媒而依回寔長君之惡則勞固所以成其愛也而誨乃所以成其爲忠也愛自不能不勞忠自不能不誨非迹相反而相成之說○王觀濤曰勞非在撫摩之外別有一術以苦他正是撫摩之真心所躊躇圖之者誨非在憫款之外別開一路以煩他正是憫款之真心所委曲引之者○顧麟士曰大全及虛齋說愛之忠焉本不專指父之於子臣之於君然從衆可也

爲命章 通義仁山金氏曰此萬世爲辭令之條例鄱陽朱氏曰此章卽諸侯辭命而見用人之效○二說稍異須兼用之○此章卽鄭之爲命以見事之貴詳審而又見能得人用人之效羣賢之和衷子產之不自用共



有五意。又要由爲命而推之。凡事由鄭國而推之。凡爲國者。○討則以事勝。論則以理勝。脩則片言扼要。飾則累辨不窮。○樂天齋翼註曰。勿以飾字作文飾。恐礙潤色。○陳大士曰。子產非不能草創。而草創用禪。謀也。非不能討論。而討論用世叔也。非不能脩飾。而脩飾用子羽也。已特受其成局。稍加潤色而已矣。子產真足相天下者哉。

或問子產章。聖人論人。大抵才德俱全者。上也。才不勝德者。其次也。德不勝才者。又其次也。才與德兩無取焉。斯爲下矣。此章關紐如此。○沈無回曰。三段隨問隨答之詞。原無關紐。後人立主意。摶攬爲作時文計耳。書中放此者多。不可不知。愚意雖是隨問隨答。原無關紐。然

後人看書。須尋其關紐。方是非止爲作文地也。但不當以內夏外夷立說耳。○陳大士曰。僑與仲。卽非中國。亦所必褒。子西卽非楚大夫。亦所必貶。一因乎人之分量爲評。初非有意爲低昂者。○張彥陵曰。伯氏之奪自桓公。但致其奪者仲也。怨宜歸仲。仲却功足以服人。故伯氏無怨。勿說到伯氏安貧上。○吳因之曰。聖人本意。只是欲明管仲爲有功之人。却不直說。特取駢邑一事爲言。最是善形容處。太史公作史。頗得此法。遂爲千古絕調。

貧而無怨難章。張彥陵曰。按吾人實地學問。必須從世味中磨練過來。方有得力處。故夫子往往把貧富相形。教人當身體驗。若能打破此關。方是學問小歇手處。處



富處貧。只是一箇道理。此處却將無怨無驕分別箇難  
易出來。正要人到處一化齊地位。若斤斤在貧富上較  
量。便非本旨。○難易集註主人情說。大全胡氏兼人情  
事勢說。胡氏似備存疑。亦依胡氏。○丘月林曰。難易端  
就人情說。却從事勢上來。不可把事勢人情平看。○沈  
無回曰。此夫子就人情事勢而權其難易。若此。若有道  
者。不知有貧富之異。則無怨無驕一也。此又當別論。○  
若是樂好禮。便分不得難易。

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章。薛方山曰。此章分明譏魯失  
官人之道。○據翼註。亦有諷公綽任職不稱之意。當兼  
用為是。○高中玄曰。家之大者無如趙魏。國之小者無  
如滕薛。人各有能有不能。公綽正廉靜而短於才。若使

他做家老。就是趙魏大家尚優。况小於趙魏者乎。若使  
他做大夫。即滕薛且不可。况大於滕薛者乎。以其優於  
家老也。而即使之為大夫。則必至於廢事。以其不可為  
大夫也。而亦不使為家老。則必至於廢人。諷魯之意。隱  
然可想。○此章老大夫字。是實字。趙魏滕薛俱活看中  
玄得之。註中大家勢重。并國小政繁。只是順文解釋。非  
指定趙魏滕薛也。亦要活看。便無病。蒙引謂魯也是國  
小政繁者。與滕薛一樣看。更無分別。則呆矣。○廉靜自  
廉。靜短於才。自短於才。非廉靜便是短於才也。世之所  
謂短於才者。只是指廉靜耳。所謂才者。只是指不靜不  
廉耳。可歎。辛酉三月。

子路問成人。章總旨。張彥陵曰。首節下截。是中行次節。



困勉錄卷十四  
是狷。○以首節下截爲中行。次節爲狷最妙。則知前不得中行之中行。亦兼學質說。但須知其與聖人尚有別耳。蒙引專以資質言者。似太拘。○大抵以中行成人二章與有恆章同看。則中行兼君子善人。狷是有恆。今之成人亦是有恆。文禮樂則是中行之君子。○如行已有恥三句。亦是中行之君子。

子路問成人節。沈無回曰。不曰禮樂以文之。而曰文之。以禮樂是渾。將四子推入禮樂中去。不復見有四子在。○文之而不見有知廉勇藝文之。而方成爲知廉勇藝。○註才全德備二句。承四子之長。來中正和樂二句。承文之以禮樂來。大全自明。蒙引謂才全德備四句。俱承文之以禮樂來。恐未是。蒙引二段附下。○附蒙引曰。四

者只是才德。必文之以禮樂。方才全德備。渾然不見一善成名之迹。不然。雖兼四子之長。人猶見是知是廉是勇是藝。到文之以禮樂。則無知名無勇功。而廉與藝皆不見痕迹矣。○又附蒙引曰。知足以窮理四句。未宜說上盡好去。爲有下文文之以禮樂在。使德成於內。而文見乎外。猶在文之以禮樂句內。則才全德備四句。却只自文之以禮樂說合。亦可以爲成人。○禮樂俱當兼本末說。偏指者俱非。○註才全德備。雲峰胡氏以不欲爲德。知勇藝爲才。蒙引又謂廉勇爲德。知藝爲才。俱有未安。愚意知廉勇俱是德。藝是才。如此則與下節註才智禮樂有所未備句尤合。蓋思義是廉。授命是勇。而知藝則未備。以才字代藝字。註自明。○分言則知廉勇爲德。



藝為才。合言則四者俱是德。故語類亦有四德之目。○  
若德成於內。德字與才全德備之德。又稍異。蓋此德字。  
兼藝在內。此成字是以知廉勇藝之出於禮樂者說。  
今之成人者何必然節。袁七澤曰。正夫子思有恆之意。  
○或曰。此節正見不當以今人自限。○大全辨少墟馮  
氏曰。見利思義。見危授命。得力不在臨時。必平日講一  
介不苟之學。而後能見利思義。必平日講朝聞夕死之  
學。而後能見危授命。不然利至然後斟酌道義。危至然  
後商量生死。則不及矣。○樂天齋翼註曰。兩見字。一不  
忘字。要玩利害。未見人多義命自安。一當其前。不覺貪  
畏。始要之日。人多慷慨。期許久之。不覺頓忘。此皆念頭  
不真實之故。○張彥陵曰。按平生之言。是平生期許之

言。不在然諾上論。徐自溟曰。平生所期許。卽上文義命  
是也。利害乃人道大關頭。始終乃人道大操履。必久要  
不忘。方是守得義命定。打得關頭破。○沈無回曰。生平  
之言。非止約信已也。是平生期待之言。如志道德者。期  
周孔志功名者。期伊呂久之。時移勢變。事不從心。往往  
退步。此便是無骨幹。久要不忘。則一生之操履可知。○  
李九我曰。只有忠信。而不及禮樂者。以其才雖不足。而  
真心不失。根本未漓故也。若真心已失。則禮樂亦無安  
頓處。○附樂天齋翼註曰。上節告子路以人道之全。下  
節告子路以人道之重。

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章。夫子常欲思狷者。今據  
時所稱。文子庶幾近之。夫子就賈而欲核其實。故開口



信乎二字。乃欲得其恬靜之真。非疑其不情。○徐玄扈曰。時方巧令成風。貪冒不忌。夫子傷之意。文子審有其實。儘可風世。○張君一曰。言笑取之。發固有使人遊其中而不厭。亦有使人見其約而不厭。是不厭之言。非必時也不厭之笑。非必樂也。不厭之取。非必義也。○大抵文子是寡言寡笑寡取之人。註所謂廉靜之士是也。時人及賈之言。俱過其實。

臧武仲以防求爲後於魯章。武仲如防。可以要季氏解。可以存先祀解。可以未嘗以防爲言解。夫子正之。兼此三意。○君不可要而要之。是其智之蕩。君不必要而要之。是其智之鑿。

晉文公譎而不正章。吳因之曰。此是夫子賤伯之意。初

非評其優劣。權以濟事曰譎。晉文公創伯於桓公之後。此時緣人心已識破伯者機關。不可再哄。故其取威定伯。多譎而不正。若齊桓公初做這箇事業。緣人心尚思王道。仁義二字。還鼓動得他起。故以正出之。而人心卽服。夫子言此。正見伯道之不足尚。晉文已不能及齊之所爲了。况欲學二公而又差者乎。○此條發出所以彼善於此之故。補註所未及。可謂朱子功臣。○說叢管登之曰。齊桓內行多不正。而晉文頗稱謹飭。夫子爲春秋明大義。故略其小而重其大。此尚論者所當知也。○大全辨卓菴張氏曰。桓文正譎之殊如此。而繼嗣之賢不肖懸絕。豈非桓公好內多嬖。廢長立愛。貽謀不善之所致與。○大全辨謂桓公初起。楚雖猾夏。不過鄭蔡近楚。



之國未嘗與中國並驅爭先。故齊桓猶得徐爲之謀。至晉文之時。楚執中國盟主。而在會諸侯。不敢與之爭。至成穀逼齊。合兵圍宋。曹衛皆受其節制。勢極盛矣。故晉文用計亦異。○按此云桓文事勢不同。固是。然云文公不得不譎。則非聖賢之論也。

桓公殺公子糾章

桓公九合諸侯節。只以大義大信去服人。省了多少戰爭。

管仲非仁者與章。吳因之曰。夫子稱管仲之功。正敘處。只在一匡天下句。下二句又承上一匡意。而益致鋪張之詞。到今受賜。止是言後世被澤。而當時之意。便已在內。不可以一匡受賜。作天下後世兩平對看。○李毅侯

曰。管仲相桓。其經濟全在作內政。而寄軍令。其本領在禮義廉恥。國之四維。○看來註圈外圈內。只是有功無過之意。功過不相掩之說。朱子未嘗主此。雖亦有此言。然只指事糾非正之過。非指其有忘君事仇之過也。予向疑集註之有兩意。不是。但功過不相掩之說。亦自有理。難兼用而可並存也。己亥七月初四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僕節。首節止言與文子同升耳。升者僕也。與文子同升者。亦僕也。文子薦賢意。當在言外補出。○湯賓尹首節文曰。使文子有媚嫉之心。而見稍不達。則才露而恐其形已。勢俱而恐其軋已。僕必不能以臣役之身。自奮於上。使文子有推讓之心。而見稍不廣。則收而爲己之私。席以成己之重。亦必不能以我所



臣服之人共之於上。

可以爲文矣。節。張彥陵曰：文子得諡爲文，衛人曾無議及此者。夫子特爲拈出這重公案，言只此一事便無愧於文。蓋極取其事，非解諡法。○李仲用曰：史臣之文，文子不若夫子之文。文子夫子有惜史臣之略大而舉小意。○須知此是餘意。○借諡法以見進賢之義，是正意。是於文子之所以不愧於文，因見史臣之不知所以爲文是餘意。

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章。徐巖泉曰：非但用之各當其才，亦且使之各盡其才，而叔圉輩又相濟共成其美，所以不喪。○三子若遇有道，便未必得罪名教了。○靈公有伯玉、史魚而不知用，猶未盡用人之道也。不然使伯

玉諸君子出入風議，以爲國之光，而使三才臣折衝奔走，以謀國之事，豈猶有無道之名耶。○衛靈章言得人之重，非謂得人而可無道也。大抵君無道而得人者，可以免其身而不能保其世。故靈公沒而蒯瞶之禍興，武氏沒而五王之變作。曰：若得伊周之佐，何如。曰：伊周則能轉無道爲有道，而非能保無道之及世也。然則君有道而不得人，可乎。曰：有道未有不得人，不得人不可謂有道。然則陳臥子謂齊桓無管隰之佐，晉文無狐趙之徒，則雖不負婦人而朝，不納懷嬴於室，亦不至於伯其說非耶。曰：不負婦人於朝，不納懷嬴於室，可謂不無道已耳。未可謂有道也。有道未有不得人也。

其言之不怍。章。張彥陵曰：此章只將不怍二字，激發人



必爲之志。○又曰言何以可怍也。正以其言之而未必能爲之也。乃夫子所謂不怍。卽在言之時見之。沒了這點羞惡的念頭。則勇猛振發之氣。從何處鼓出。須善會夫子本意。不是要人緘口結舌。正要人竭力去做事。以免此內愧耳。○由勇生怍。怍復生勇。二意須相足。○凡人志於爲者。必顧自己造詣力量。時勢事機。決不敢妄發言。如言之不怍。以爲己能。不是輕言苟且。卽是大言欺世之人。爲難。卽在不怍時。見得非爲之後。方見其難。○註則無必爲之志。而不自度其能否矣。是逆推其言之前。欲踐其言。豈不難哉。是正解爲之也。難句。是預料其言之後。然却是預料。不是到爲之方見其難。

陳成子弑簡公章總旨 此章破承當云君臣之義。聖人

必欲伸於天下者也。蓋弑君之當討也。請之而得。而君臣之義行。請之不得。而君臣之義亦明。故雖未嘗討也。而恆固已討矣。

陳成子弑簡公章 張彥陵曰。孔子請討。凜然正君臣之義。若云借以正魯。反小。兩不敢不告。一是背後說。是歎辭。一是當面說。是警辭。一見吾爲大夫。且不敢不告。况君乎。一見吾爲告老之大夫。且不敢不告。况在位之大夫乎。當時天子不問罪。方伯不連帥。而孔子侃然倡大義於魯庭。雖未能興兵討恆。須知是非。孔子初心。而恆固已討矣。○胡氏先發後聞之說。只是言其有此理。大全朱子闡之詳矣。雲峰謂謂魯非謂孔子失其意矣。似拘在魯當日。卽當行先發後聞之事。孔子之請是也。在孔子則有



先發後聞之理。胡氏之論是也。胡氏之論只是人人得而討之意。○又蒙引載黃氏日抄之言曰：此事果可先發後聞，則夫子亦為之矣。不待胡氏發其所不及也。黃氏之論可謂癡人說夢矣。

子路問事君章。張彥陵曰：勿欺二字，是臣道徹始徹終之本。又進言時無內無外之心。○饒雙峰曰：勿欺甚難。須是平日實落下慎獨工夫，表裏如一，方能如此。○葛屺瞻曰：人臣事君，不獨自私利為欺，即成心難化，識見未真，反之本心，焉能自慊。子路不知為知，尚坐此病，故以勿欺告之。○按葛說是合誨女知之章看。○大全辨芑山張氏曰：勿欺而犯，亦須道理的確可行，有禪國事若不度是非可否，則天下儘有此心無愧未嘗欺君。

而識見執拗，議論迂疎，不可見諸行事者。雖空言何益。此處便見得人臣勿欺，必學問經濟兼至，非區區樸忠而謂之能勿欺也。○按此與葛說同。○欺之類最衆。當言不言，當為不為，欺也不當言而言，不當為而為，欺也。不知其當言不當言，當為不當為，而蹈之欺也。知其當言不當言，當為不當為，而蹈之欺也。不當言而言，當言而言，而心有不實，欺也。不當為而不為，當為而為，而當為而不為，其心又無不實，而不本於平日之慎獨，亦欺也。犯只是勿欺中一事，夫子緣子路只能此一事，故告之如此。范註是也。蒙引存疑謂犯亦子路所未能，恐不必存疑說附後。○存疑曰：犯其顏色以諫諍之此事。



最難。子路不能救季氏之伐顓臾，則犯亦未能也。故范說在圈外。○子路不諫伐顓臾，不是不能犯，只是不知其當犯。○此等看得最支離，犯自犯，勿欺自勿欺，一就平日言，一就諫諍時言，何必紐作一件，卽俱就諫諍時言，亦一是心，一是言，亦不當紐作一件。又兩件自應平重，何必專重勿犯。范註在圈外，原不必泥。癸亥七月初一

○癸亥所定未是。

壬申

君子上達章。劉涓水曰：天壤之高卑易辨，方寸之上下難定。李崆峒曰：論地位，天地懸隔，論來路，幾希危微。○此與喻義章同，但喻義喻利，是以其已成者言，上達下達，是以其日進之勢言。○皆有留腳不住之勢。○註日進高明，日流汗下，正解上達下達。大全胡氏以爲上達

下達之效者非。○大全辨或曰：君子時時存此天理，如登層臺，然美可大大，可聖而神，其進自不能已，小人纔動念於欲，則凡欲皆呼羣引類，叢至沓來，其進亦自不能已，要之只從一念上起，分別路頭，只在戒懼慎獨。○又曰：此節當與孟子利與善之間參看，理欲初分，只在一箇路頭分別。○又曰：全是要學者謹幾意，不上達卽下達，無不進不退不升不崩，就中可息肩住足之地。上達下達，是中閒話，不是兩邊話，專爲半途而廢一流人痛加鞭策，非分別君子小人造詣已成，明其爲上達下達也。

古之學者爲己章。張彥陵曰：此章當看兩者字，言同此一箇學，但學之者用心不同，兩爲字卽註兩欲字，是學



的主意。俱在心上分別爲己而學。則日做進。身心上爲人而學。則日脩飾名譽上。○徐倣弦曰。爲己則天地萬物皆屬之。己爲人則形骸耳目皆屬之。人唯爲己。故能克己。唯爲人。故益失人。○此章是務名務實之分。不是成己成物之分。爲己俱兼成己成物。說但其所以要成者不同耳。圈外程註另是一意。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章。張彥陵曰。此章只重欲寡其過。句而交友之義爲使之道。只帶見。○說叢曰。刪正云。夫子問何爲。使者乃不說其所爲。而直指其用心處。以對是之謂知言。○王觀濤曰。留心克治的人。始覺得過易滋而難化。但只要寡少。還是難的。註但字猶字。宜深味。未能根欲字來。是他心上自覺得未能。非眞力不從心。

也。○鄧文潔曰。非必沉溺之爲害也。卽一時克治之疎。皆清明之累也。非必邪僻之爲害也。卽偶然履蹈之失。亦疚心之端也。身過心過。俱未易寡。

君子思不出其位章。吳省菴曰。位以內當思。位以外不當思。思之便出位。君子經營謀畫。只在位之中。不在位之外。得艮卦止而不動意。○君子當兼安勉說。

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章。

君子道者三章總旨。張彥陵曰。此夫子望道未見之心。○此章凡三說。夫子寔見其於道有未盡。而子貢則知夫子之已能。一說也。夫子知道之原無盡。而子貢亦知之。又一說也。夫子自言其化境。而子貢知之。又一說也。以第一說爲正。大全蒙引俱是第一說。



君子道者三章。指南道字且虛。下三句正是道。三者字勿作三樣人看。蓋卽其會於君子之心者名之也。仁知勇原是心之本體。只爲有私便傷了本體。君子之心絕無私意。其純然處是仁。其洞然處是知。其浩然處是勇。完全是心之本體。便不憂不惑不懼。○陳眉公曰。若見以爲能便非聖人之道。若見以爲能而故謙處於不能。尤非聖人之心。○蒙引謂本文不可說出成德字。看來卽說出亦無妨。蒙引說附下。○附蒙引曰。本文絕不可說出成德字。子罕篇亦不可說出進學字。且進學成德字。是尹氏合二章而言。其一則知爲先。一則仁爲先之意耳。非經旨也。○呂用晦曰。上論知者不惑三句。與君子章三句各別。君子章是就考驗言。重在下半截。下半

截眼在不字能擒不字。則上半皆水歸東溟。上論知者章。是就成德言。重在上半截。上半截眼在者字。能擒者字。則下半已口吸西江。○按擒者字。則當云仁者自能不憂。擒不字。則當云必不憂。然後爲仁者。餘倣此。子貢方人章。張彥陵曰。須知子貢之方人。把做學問內一件事看。非如世人臧否人物。然畢竟非切己之學。○方人亦不是不好底。要玩註專務二字。子貢之病。只在專務。○樂天齋翼註曰。賢字以自治有餘言。不暇字以自治不足言。○說叢曰。夫我不暇。非謔語。是實話。夫子一生好古敏求。下學上達。安得有暇。○張彥陵曰。要知自治之功。無窮無盡。何得暇時。暇字便是學者大病痛。○李見羅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安暇方



人。○此又是見人之賢否而益有不暇也。又深一層。不患人之不己知章。鄒東郭曰：學而求能，乃爲己之實功。若謂求能以爲人知地，則猶然是患人不己知之心也。

不逆詐章。張彥陵曰：不逆不億，主虛言，不主誠言。蓋虛是無意必，誠是有實理，自有分別。○又曰：先字亦要體認。如鑑在此，無物亦未嘗不照。蓋先有照以待物，非物至而索照也。○吳因之曰：覺與逆億字緊相對。覺如覺痛、覺癢、覺饑、覺寒，皆感而自應，觸而自知，初不由念慮不經思索者也。曰覺正是不逆不億處。言君子於詐者不信者，未嘗逆之億之也。第覺之耳。若說未嘗逆億，却又先覺，便是兩層。○葛屺瞻曰：玩抑亦二字，言不逆億。

而倒會先覺，其能覺之妙。虛虛含在言外，說者皆以不逆不億就是先覺。雖有此旨，於抑亦二字不貼。○此章依存疑則與和而不同一類，專就公私上論。依集註蒙引，則兼過不及公私論，包得和同矜爭兩邊例。與比義章一類，存疑說雖似精而不可用。姑附於下。○附存疑曰：逆億是把火去照物。先覺是火在此，物來自照。小註都說人不曾詐不信而逆億之，看來不是。旣不曾詐不信，何消說先覺。聖人此語，是說非億度之知，乃明照之知耳。億度之知，有心之知，明照之知，無心之知。饒氏不逆不億爲待物之誠，非是。○玩註似只就過不及一邊說。未嘗兼。癸亥七月。○張江陵曰：非有居敬窮理之功，講學親賢之助，則此心虛靈之體，未免爲物所蔽。欲以



坐照天下亦未易能○大全辨芑山張氏曰凡事之多疑皆生於不明如以察爲明皆至暗也唐德宗之流是也○又卓菴張氏曰億逆非矣又有不逆不億而其弊較甚於逆億者如漢元帝之於石顯唐玄宗之於安祿山德宗之於盧杞宋高宗之於秦檜度宗之於賈似道皆深信不疑

微生畝謂孔子曰章 王字泰曰無乃二字微生非直指夫子爲佞乃設佞之一字以探其何爲栖栖之意若有令人不可解者果爲佞則無不合又何必栖栖○孫淮海曰微生畝徒泥於無道則隱之說而不知聖人以道易天下之心便是固處

驥不稱其力章 張彥陵曰驥所謂德亦在力處見之善

用其力便是德若舍德而言力此與凡馬之馴良者何異故德力兼方謂之驥然驥之所以見稱於世却在德不在力則君子之所重可知

以德報怨章總旨 張彥陵曰愚按吾人以太虛應物施忘其施報忘其報德怨自不必相形德怨之說專因所報而見夫旣不能忘情於不報則德怨自宜分明若因世之脩怨而故意徇物何以銷天下不平之憾○吳因之曰世人心於薄或人心於厚聖人無心而各得其平其報也咸其所自取則併可化天下之德怨而歸之大道區區在脩怨上商厚薄者何啻天壤○通章重報怨上報德帶說

以德報怨章 怨自有當報者不必論到何以報德而後



見以德報怨之不可也。然論到何以報德而愈見以德報怨之不可。○蒙引解以直報怨存疑非之。然看來兩說可兼用。郵無正之於尹鐸。文王之於崇侯。蒙引所謂以直也。周禮之令勿仇。春秋之許復仇。存疑所謂以直也。○高中玄曰。直者情理之無所曲者也。若本有可怨。乃曲其心以爲忍。置之不問。是匿怨而友。微生高之乞醯也。可以爲直乎。然則何如。曰。怨當報則報之。無過則焉不當報則不報。無逞忿焉出乎心之公。得乎理之正。斯爲直而已矣。解狐之薦祁伯。唯其才也。彎弓送之。曰。怨子如初。則其本情也。孔明之斬馬謖。唯其罪也。旣斬而厚撫其妻子。其本情也。夫各有所當而已。○玩中玄之說。與朱註仍是一意。乃深駁朱註。未知何故。當取

問辨錄再詳之。戊午五月廿二

莫我知也。夫章總旨。鄧定宇曰。子貢平日求知於外。不曾從心體上用功。莫我知之歎。分明是喚醒他。欲使求之己所獨知之妙也。不怨不尤。正是心體無累。自家有一段獨見其妙處。夫子意謂。我不曾從人耳目所見處討知。只從心體上打得空淨無累。每每於下學處便有上達之妙。上達正是心中妙悟處。後章所謂一貫是也。知我其天。猶云與天默契云耳。人知便有可見可聞。天知何曾有見聞可言。此正是人不及知之妙。○莫我知。卽舍下學意。下學自兼內外。說專以墮黜見聞。獨持心體爲解者。偏蓋子貢聰穎之士。病痛不但在專事見聞。不求心體。其見聞處亦不實落。不切近。故下學不得偏

問辨錄卷十四 憲問 三



說若一貫章則是其功夫已進步。與此又不同。莫我知也。夫章須知此不是歎。莫知其聖是歎。莫知其所以聖。大指與無行不與章相類。與道不行等章絕不相干。○下學對隱怪。唯不怨不尤。然後能下學上達。○張侗初曰。下學從不怨尤始。○徐自溟曰。似宜云學下而達上。蓋道理分不得上下。特其學處見為下。而達處見為上耳。未達處皆下。隨學來即上。若其未達。必於下處未學也。○說叢高中玄曰。此聖人自述其為己之學。如此他人學問。便有邀福求知之心。有不得便自怨尤。此便有形迹表著。而人可知。夫子孜孜下學。只是了己事。無與於人。則自無形迹表著。人將何以知之。故曰。知我者其天乎。○為己與自脩似少異。自脩內包得

為己意也。辛丑六月十五日。○反己自脩。此句原非所以論聖人。然在聖人自道。則不妨。通考朱氏說自明。○大凡為人之學。則必立異。若無與於人者。則不必有異於人也。原是一意。○註以循序漸進。解下學上達。蒙引主積久說。存疑主逐節說。看來當兼用。大全原有一節上達全體上達之說。朱子不以為是者。恐人認全體在一節之外。認一節為全體之妙。故爾。若認得朱子意。則此二句自可用。○不兼為妙。甲寅十一月。○程遜長曰。以天對人看。則天字不宜懸空屬理。存疑云。這天是蒼蒼之天。而天之所以為天者。理而已矣。下學人事而上達天理。則其理與之默契。故人不及知。而天獨知之。天若泛作理說。理無知。何以能知得聖人。達說亦云。知我者



其唯彼蒼之天乎。蓋奉天之理。則天理之周旋。是即天心之降監。故此天字。是指理言。却亦指上天言。若中庸不可以不知天。天字泛以理言。時文誤用。維皇鑒觀等字。○集註自有人不及知。而天獨知之妙。此段原在本文口氣外。○李穀侯曰。我非生而知云云。所謂下學也。女以予為多學云云。所謂上達也。子貢多學而識。其於上下一貫之妙。尚未了然。夫子以此示之。其間性與天道。蓋自此章得也。○下學二字。蓋夫子教子貢以隨事精察而力行之乎。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章。巢睫子曰。達人安數。壯士除姦。各成其是而已。大全齊氏曰。公伯寮愬子路。固假手以沮孔子。故孔子不為子路禍福計。而有吾道興廢之

說云。○蒙引以齊氏之說為非。固是。然齊氏亦自有見。備看可也。○沈無回曰。興是大概話。○朱子曰。聖人不言命。凡言命者。皆為眾人言也。○若以朝廷之法論之。公伯寮自應肆市朝。○以已然之興廢言之。則皆出於命。而伯寮不必殺。以未然之興廢言之。則亦皆出於命。而伯寮不可殺。

賢者辟世章。賢者即有辟世之時。亦當如太公居海濱之類。不是長往不返也。○樂天齋翼註曰。去亂國適治邦。此治字亦輕活看。蓋此邦明知其亂。而彼一邦尚未可知。故適之以圖行道耳。○又曰。有違言。是與君議論不合。○玩程註所遇不同一句。此章不當以沮溺孔子並看。所謂賢者是時中之士。所謂辟世亦是舍之則藏。



因勉錄卷十四  
與沮溺絕不相干。言外則見沮溺之辟世爲已甚。而夫子之辟地色言爲適時也。大全吳氏說雖引其端而未能了了。○大全辨唯適張氏曰。辟世只是無道而隱。如後世乞骸歸里。不任職事。皆是非必拘拘如伯夷太公之居東北海也。○或曰。此歎世道之衰。不重賢者之去就。此另是一說。

作者七人矣章

子路宿於石門章 南軒謂聖人非不知道之不行者。亦是後面子路道之不行已知之矣之意。知字輕看。方無病。只是逆料的意到歸與之歎。方是真知其不可。○聖人與沮溺輩亦同歸於辟世。但一則是逆料其不可爲而不爲者也。一則是真知其不可而不爲者也。己亥閏三月

○大全辨或曰。三都踰制則請墮。至費不可。則已之。陳恆弑君則請討。君相不可。則已之。爲乎不得不爲。止乎不得不止。而後見聖人之能權。或者云。聖人舉事動出萬全。夫必事可功成而後動。則天下事可言可爲者。不亦寡乎。此聖人所以疾固與果也。

子擊磬於衛章總旨 沈無回曰。當時如荷蕢楚狂一流人。亦非無心於當世者也。但其分量未到得無治亂地位。故決意長往而不返耳。驟聞磬聲。不覺打動熱腸。忽然歎曰。有心哉。旋轉一念。又曰。鄙哉。始之歎。卽夫子之心也。旣之鄙。則真荷蕢之心也。

子擊磬於衛章 張彥陵曰。擊磬只是偶然。但夫子一副憂世心腸。不覺自寓於磬聲中。鄙是陋其識之不達。



困勉錄卷十四  
言  
經經是病其守之太堅莫已知以下正說其鄙而經經處○王觀濤曰引詩只借作自家語言涉水者尚知淺深之宜用世者何不自度量勿以淺深分配治亂說高宗諒陰章丘瓊山曰嗣主委君道以伸子道百官盡臣職以承相職此天下忠孝相成之大關也昔周公負屨以朝諸侯而流言起則此制不得不變故康王葬畢遂卽位而漢文以日易月之制亦世道江河不返也但服制奪於世變哀戚本乎至情當於二十七日之後以袞服居外朝以衰服居內殿斯兩全也○袞服不若墨纓爲尤安○按丘說蓋召公輩已鑒於流言之禍矣然則此制之廢自周始也故書詳紀之與○于忠肅曰百官聽冢宰事只恐遇操莽何以處之曰嗣主剛明老成

亦可以易制其相如嗣主非剛明老成又何以處之曰此須要舉朝忠義矢心方能使事不搖動而權姦可抑○自漢文以後唯晉孝武魏文帝周高祖宋孝宗明建文行三年之喪

上好禮章上好禮自一身動靜以至事爲設施之禮也此是蒙引說卽所謂該本末言也存疑愚見以下不過發明此意非有兩樣

脩己以敬章張彥陵曰敬卽是脩不是把敬去脩己以敬是脩己的方法脩有二義天真不足則用脩以補之氣質有餘則用脩以治之胡敬齋曰端莊整肅威嚴是敬之入頭處提撕喚醒是敬之接續處主一無適湛然純一是敬之無間斷處惺惺不昧精明不亂是敬之效



驗處。○朱子謂敬則能體信達順。蒙引謂體信達順卽是敬者。朱子淺言敬。蒙引深言敬也。○樂天齋翼註曰。三箇以字不同。脩己以敬的。以字有工夫。言把敬脩己也。下二以字不著力。作卽以看。脩己卽以安人也。脩己卽以安百姓也。○李毅侯曰。不敬之己爲昏昧放逸。只一味情識用事。這情識便自封自隔。對面之甘苦不能共。一家之痾癢不能通。其不能安人安百姓可知也。能敬之己爲戒懼慎獨。便純是天理流行。這天性便共立共達。以乾坤爲父母。以民物爲胞與。其能安人安百姓亦可知也。○彥陵曰。堯舜猶病。直是以己未盡脩爲歉。不在安百姓上發念。正是脩己以敬處。○吳因之曰。非病有負於百姓。寔病有負於己之分量耳。

原壤夷俟章 夷俟。非故意慢夫子。只放於禮法之外耳。昔人云。禮豈爲我輩設。壤卽此意。

闕黨童子將命章 王觀濤曰。成字乃成人之成。對童子看。非學問有成也。只據他以成人之禮自居。故曰欲速成。○樂天齋翼註曰。通章以禮字爲主。童子不循禮。故夫子欲使之習禮。習禮內有抑其虛僞。反其德性意。不徒以儀文爲重。



論語講義困勉錄卷十五

衛靈公第十五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章總旨 張彥陵曰此章見聖人之窮於遇。然遇固不足以窮聖人也。○以此意作頭。以去就之義處困之道作兩脚。極妥。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節 犁彌謂齊景公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衛靈公之所以待孔子者始亦至矣。然其所以知之者猶犁彌也。久而厭之。將傲之。以其所不知。蓋問陳焉。○陳大士兼此意說。一則曰問陳之舉。衛靈之志荒矣。一則曰問陳之舉。衛靈之心譎矣。如此說似亦不妨。當再詳之。○陳之一事。在人君皆可問。在靈公獨不可問。蓋非大無道之君而問及此。猶為固本之謀。無道如



公而問及此。則其禍可必矣。未聞聖教之君而問及此。猶可正言以進。受聖教之久。如公而猶問及此。則其志可知矣。故曰公獨不可問。○周季侯曰。靈公一生錯處。俱在禮教上。故對以俎豆。正是夫子救時手段。欲使靈公深思而自悟之耳。若只主修文抑武話頭。便是迂論。○夫子借問陳以示其微。卽正名意也。○折衝有在樽俎之內者。有在樽俎之外者。俎豆之對有二意。欲其寓折衝於樽俎。抑欲其先樽俎而後折衝。○存疑謂祭祀不止俎豆。極是。然又須知禮亦不止祭祀。

在陳絕糧節。蒙引謂絕糧不必拘說遭厄。然史記既有明文。卽指遭厄說亦不妨。○依胡註固有窮時。則君子處窮之道。當補在固窮下。兼安勉說。依程註固守其窮。

則答子路意。當補在君子上。而固窮與窮斯濫矣對。又專主勉強說。胡註是。

賜也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節。董思白曰。學唯從博然後到約。不是起初就不要多。故云女以予爲專在多學而識否。語須有斟酌。○又曰。指點處全在女以予爲四字上。正所謂現身說法。○李毅侯曰。多學而識者。聞見擇識。好古敏求。是一以貫之者。性與天道是也。對曰。然兩節。一字對多學多識說。貫字亦對多學多識說。勿分配爲是。俗解以一字對多字。以貫字對學字。識字分配者。似不可從。○張彥陵曰。一貫之解。有主理說。有主心說。○理卽是具於心之理。心卽是具此理之心。謂是一心可謂是一理。可專主者非。○蒙引謂聖人雖



未嘗不博。然非止務博也。博而約者也。此博約字。與博我以文約。我以禮之博約不同。須辨。○或疑多學而識亦以萬殊歸一本也。則與一貫何殊。耿子庸曰。此從性地之徹與不徹而分也。徹則識不用事。而一以貫之。未徹則猶有擬議安排之意在。雖反諸一。而猶未離乎識也。○朱子曰。聖人也不是不理會博學多識。只聖人之所以爲聖。却不在博學多識。而在一以貫之。然不博學多識。則又無物可貫。○羅近溪曰。多學乃始能一貫。則孔子不應盡非之矣。其所以非之者。正以徒知多學而不知一貫以學也。○朱子之說是學者之一貫。近溪之說。乃聖人之一貫。卽以此責學者。則非矣。○一貫後亦非把聞見拋捨。但與平日聞見覺有不同處耳。

由知德者鮮矣章。樂天齋翼註曰。此真知全是沉潛體認而入。非執意見任意氣者所能得。所以爲鮮。○徐岩泉曰。夫子疏水曲肱。顏子簞瓢陋巷。方是知德。

無爲而治者章。蘇紫溪曰。無爲而治者。非全無所爲也。順其自然而無所作爲。孟子謂行所無事是也。卽如璿璣玉衡。封山濬川。敷教明刑等事。何嘗一日無爲。然欽若昊天。因其度耳。敬授人時。因其宜耳。敬敷五教。因其性耳。敬哉有土。因其利耳。兢兢業業。一日萬幾。因其情耳。何嘗以有爲與之耶。○以行所無事。解無爲與無爲。而有爲之說。又不同。蓋無爲而有爲之說。原不差。只不當以有爲屬恭己句耳。若行所無事。則此章並無此意。○沈無回曰。狀舜之心。則曰不與。雖其嗟做予。衿衣鼓



琴而不可謂之與。狀舜之治，則曰無為。雖封山濬川，誅兇舉愷，而不可謂之為。○舜所以能無為者，兼德盛紹堯得人三意。三意當補在其舜也。與下或補在而已矣。下亦可。夫何為哉？二句只是申上文意。恭己只主容說，不可作本領講。大全由外知內之說，亦不必用。時說以恭己為本領，遂以無為而有為立解，則上下語氣分為兩截矣。不知本領有為，即註德盛民化意，自當與紹堯得人同補出，不宜即以恭己當之。○張彥陵曰：紹堯二意，就在其舜也。與內夫何為哉，只就上意喚起下文。恭己句非無為之實，亦非無為之象。唯敬德之容為可見。此即所謂無為之象。益以見其無為也。細玩語氣，上二句象呂說最明。王子便說盡了。下二句不過申說上意。○呂用晦曰：恭己正

南面是夫子形容無為之象耳。非追原無為之本也。○依時解，則夫何為哉，是正呼下句。依舊解，則夫何為哉，是反呼下句。

子張問行章 篤字。朱子對拘迫者說，雙峯對輕發者說，蒙引存疑對刻薄者說。蒙引存疑較是。○子以四教，章存疑謂如欲孝欲弟，心無不盡，是忠行孝行弟，事無不實，是信。此章又謂心與口不相違，是忠不食其言，是信。前後說總一樣。竊意四書說忠信都如此，但有兼言行不兼言行之分耳。庚子四月十五改。

立則見其參於前也，節。杜靜臺曰：日立曰在輿，只是舉兩件做例，見得無時無處不離這箇誠敬，不是只說未言未行之先如此。○理固如此。蒙引鏡雖似主未言未



行說然須活看。○王觀濤曰：忠信篤敬，雖發在言行，其實卽吾心本體。○四書鏡曰：參前節重在豫意，中庸所爲凡事豫則立，言前定事前定是也。參非真參也，倚非真倚也，道無時而不在，心無時而不存。觸目之際，而道若與之俱者，雖不見而若有真見也。○徐倣弦曰：參前倚衡，只是此心常存，有常目在之之意，當在勿忘勿助之閒。

子張書諸紳節。程註渣滓渾化。小註以克己言存疑以不思不勉言兩說當兼。○又程註其次唯莊敬以持養之。此句正是此章主意。程子雖專爲學者言，不主於釋經。然未嘗不可以釋經也。○其次唯莊敬以持養之，卽所謂主敬行恕坤道也。

直哉史魚章。樂天齋翼註曰：此夫子表二大夫之賢，一是不徇時而易其節，一是能相時而行其志，俱切衛事。上○又曰：有道淺淺看，直兼言行說。○蒙引亦謂二節皆重無道一邊，看來聖人口氣，只是平說，但看書者於言外補說，二子優劣，則於無道邊見耳。○卷懷非止隱遯也，就他作用，韜晦不露，丰穎以櫻禍患，此亦是他涵養處。○韜晦隱遯兼說爲是，近關之出，非隱遯乎。可與言而不與之言章。樂天齋翼註曰：可與言是虛而能受，聞而能悟者，不可與言是拒之不受，語之不達者。○湯霍林曰：言者當因人而施，失人亦是失言處，當重言說。○沈無回曰：亦字極妙，合二句看，方見智者應物如良醫施鍼，鍼鍼入竅。



志士仁人章 志士乃利仁者。仁人乃安仁者。志士亦能  
看得明處得決。但未能出之自然耳。○志士只作利仁  
看。不必如大全鄭氏說到不免於徒死。○樂天齋翼註  
曰。志士是利仁者。仁人是安仁者。不重分別優劣。○朱  
子曰。只是義當殺身。卽是成仁。若爲成仁而殺身。便只  
是利心。○袁蛟陽曰。曰有殺身。亦非取必於殺也。但無  
求生之心。則殺身不殺身俱是仁。如有一毫私意於其  
閒。則貪生妄死。亦不足以言仁也。  
子貢問爲仁章 張彥陵曰。夫子不是教他專去資人。只  
是要他取人求到純粹田地。玩一欲字可見。必在已有  
欲仁之真。然後仁賢始爲吾助。居是邦三字不閑。正要  
他隨在取益。不重在大夫士上。只重在事友真心上。○

沈無回曰。止曰利其器。則巧在心。運在手。不必言矣。夫  
子語自斟酌。○徐岩泉曰。學者謙冲退讓。自然獲益。故  
大夫曰事士曰友。真有一點精神相浹洽處。若自己精  
神不到。卽日與士大夫居。亦冥然扞格而已。與心體何  
干涉。○吳因之曰。友不如己。只管看得自己大。別人小。  
究竟唯有愈趨愈下而已。唯與仁賢相結納。不覺羞慚  
淬礪。振奮勇往。此全是借彼聖賢。激發吾心意思。非藉  
其夾輔之謂。○亦須兼說方備。○大全輔氏陳氏皆以  
註嚴憚貼大夫。切磋貼士。蒙引存疑多從之。○呂用晦  
曰。上器字對下大夫士。上利字對下賢仁。子貢結駟連  
騎。所少非大夫士也。未必事賢友仁耳。故夫子進之。  
顏淵問爲邦章總旨 袁了凡曰。有天德然後可以語王



道。顏子天德已具。故於問為邦。但告以四代之禮樂。使無三王之德。而但襲三代之禮。必不可以復致雍熙之治。無虞舜之德。而但用九韶之舞。必不可以復致鳳凰之儀。

顏淵問為邦章。三正已見於夏書。而朱子謂商周欲新天下之耳目。始有三統之說。此疑朱子未定之論。○春秋書春王正月。依饒雙峰說。則改冬為春。改春為夏。自是周制。依胡傳。則周制雖以子為歲首。而仍以寅為春。改冬為春。改春為夏者。是夫子以夏時冠周月也。雙峰之說為直捷。或謂如雙峰說。周制既改冬為春。則商之不改月。漢之不改時。何也。曰。商漢自商漢之制。周自周制。固難以彼證此也。且依胡傳。則周亦已改月。固異於

商制矣。何獨見其不改時。○存疑又取許元夫之說。謂怠棄三王。夏初已有是言。縱迭建焉。不過朝覲會同。燕饗祀告。頒朔授時之類。以其正朔行之。至於紀時之類。則以寅為歲首。曰。古今不得而易。依此則春秋所書。俱是夏正。然考之經傳。多不合。故斷以雙峰之說為正。○大全辨芑山張氏曰。漢武復行夏正。明陰陽離合之序。以元封七年為大初年耳。然更官號封泰山。窮兵黷武。視古帝考定新曆。民以物享者。豈不相去霄壤哉。然則聖人所謂行夏之時。非如世所傳重黎唐都王朔之說可知也。○仇滄柱曰。商周改月之說。先儒議論不同。朱子晚年亦不主初見。門人蔡氏作書傳。晁氏解春秋。皆主不改月之說。元儒黃東發程時叔宗之。宋潛溪著辨。



言之甚詳。唯杜元凱註左傳直主改時改月之說。明儒王陽明湛甘泉皆主之。愚嘗質之黎洲夫子。謂杜氏之說不易。蓋主改時改月之說。則以長曆推算春秋日食時日相合者。居十之九。若主時月俱不改之說。則推算竟無一合矣。此非可以空言辨駁者。至胡文定公夏時冠周月之說。上誣聖人。擅改周制。僭王甚矣。又何以正天下之僭竊耶。尤不足據。辛酉壬戌房行 ○樂天齋翼註曰。按韶舞兼聲容。然不可以韶屬聲。舞屬容。蓋韶為舜樂之總名。而言舞。則聲不待言矣。作文當以聲容串說。如云樂取夫韶。不但取其聲。兼取其舞。○遠佞人是。即舜之聖讒說。○張彥陵曰。淫者聲調靡溺流蕩。能散人之志。而使人懈慢。非男女淫亂之淫。殆主佞人心術。

言顛倒是非。變亂賢否。最是箇危險的人。與淫字就聲言者一例。若作淫人之心志。殆人之國家。覺落一層。○大全辨嘉善陳氏曰。佞人或託於犯顏。疑於正色。亦辨其所諫說而已。所諫說必非觸諱之事。取慢緩者侃侃焉。君有隱私。下有權姦。則更從而傳會彌縫之也。是巧於逢君。深於用佞者也。漢有谷永。極論天變。而不及王氏弄權。○芑山張氏曰。佞人即恣意見。工議論。泥古反古兩項人。其害道累治甚大。不必指讒佞說。○范氏曰。佞人不知義之所在。而唯利之從。利在君父。則從君父。利在權臣。則從權臣。利在敵國。則從敵國。其始未必萌悖逆之心。及其患失。則無所不至。人無遠慮。章張彥陵曰。按此人字。雖徹上下。然須主擔。



當世道者說○又曰凡人慮不及遠以爲可苟目前之安。殊不知所慮不遠。處置不十全。只目前便不安了。况能久安乎。遠近二字相形。此正聖人做省人心處。○鄭申甫曰。遠慮非遠也。自狃目前者。視之以爲遠也。亦非取遠者而慮之也。以其經畫可使萬里之外。百年之久。保安無事。故謂之曰遠。○兼時地說。最是然。蘇註亦是舉此該彼。非欠說時也。雙峰非之。未是。○湯霍林曰。聖人遠慮。是慮理。非慮事也。唯理可預度於千百世之後。故遠。若事則殊形異狀。不可捉摸。且爲利害得喪之所亂。必有意外之虞。不測之變動。於旦夕耳目之近。而不及備者矣。○四書讀曰。斤斤自持之人。守尺寸。保錙銖。有慮而不遠者也。悠悠自寬之人。耽子女。顧玉帛。無慮。

而不遠者也。○無遠慮之人有二。一是悠忽。一是浮躁。癸亥七月初九。

已矣乎章

臧文仲章。張彥陵曰。按當時尚有魯君。下有季氏獨罪。臧文仲者。春秋責備賢者之意也。○蒙引謂下惠爲大夫。在文仲不與立之後。然亦安知其不在不與立之前。亦不說煞爲妙。○文仲所以知惠而不舉。或懼其形已之短。未可知。或有所牽制而不舉。未可知。或有所私恨而不舉。未可知。不當說煞。總之不能舉賢。便是不稱其位。便是竊位。大全饒氏之說殊偏。

躬自厚而薄責於人章。樂天齋翼註曰。此章見持身善世之學。○沈無回曰。君子非有心於避怨也。人之有怨。



於我便是人已之心不能相通處故必至於寡怨而後人自脩之至耳。夫子告仲弓以忠恕而必以邦家無怨驗之亦是此意。○須知此是餘意。○莊忠甫曰世人皆謂人情樂相恕不樂相責。往往隱忍而不敢責。自以為是避怨之道。不知當箴規之任。司綜覈之寄者。何能免於責人。但比於自責者稍加薄焉耳。不以長蓋人。不以能病人。不以智窮人。度人之質。量人之力。如是而已。○盧文子曰。責己厚。自不暇責人。便自薄。責己厚。所以責人之道。卽在其中。薄亦不薄。○躬自厚而薄責於人。說得廣。蒙引存疑。俱謂自身所以待人者。要使其厚。至於人之待己。則薄責之。殊謬。○如見其過而內自訟。亦是躬自厚。不念舊惡。民可使由。不可使知。皆是薄責於人。

○范文白曰。此是聖人忠厚待人語。若說衰世之人。不足深責。便是柳下不恭矣。○聖人不教人避怨。亦不教人任怨。只要我無致怨之道。○吳震元躬自厚一節。萬曆壬子吾人視人如己。而日以聖賢相繩。此厚道也。然而處世者。每以此得怨。何哉。蓋天下不獨誅求之過。能令人怨。而期待之過。亦能令人怨。瑕瑜不掩之士。操議論以繩人。而人猶得以藉口者。其取怨淺。非議無加之士。操道德以律人。而人無可以反唇者。其取怨最深。○大全辨卓菴張氏曰。程明道謂新法之行。吾黨激成之過。王安石爲之愧屈。此可爲厚已薄責遠怨之證。賈易朱光庭唯不知此義。遂成洛蜀之禍。唐代宗朝。郭子儀奏除州縣官一人。不報。僚佐以爲言。子儀曰。兵興以



來方鎮跋扈。凡有所求。朝廷必委曲從之。蓋疑之也。今子儀所奏。朝廷以其不可行而置之。是不以武臣相待。而親厚之也。諸君可賀矣。又何怪焉。愚按躬自厚而薄責於人。若子儀明道者。後世人臣宜取以為法。不曰如之何章。張彥陵曰。如之何。如之何。乃心與口自相商量之詞。非口說而已。率意妄行的人。其病有二。一是躁妄。躁與妄當分二樣不肯如之何的。一是木石。不知如之何的。○四書讀曰。夫人無自籌畫之心。則其心已粗。夫人無自逼迫之心。則其心已安。○按粗與安又是二樣。安屬不肯邊。粗屬不知邊。○大全辨芑山張氏曰。須知此是予知予聖一輩人。不是輕率妄行。○愚按兼說為是。

羣居終日章。四書鏡曰。此見朋友不可辜負了羣居的好氣象。不可坐失了終日的好光陰也。○人不小知。不大愚。此之謂也。

君子義以為質章。李衷一曰。義以為質。便是義之與比。其實能義了。有何非禮處。不孫處。失信處。此就義上深一層看。是旁意。天理渾然在中。無可分別。第就行出來的。細細體認。得中處。謂之禮。和順處。謂之孫。到底成就無虛假處。謂之信。○湯霍林曰。本文俱在裏邊說向外。故不曰以義為質。而曰義以為質。不曰行之以禮。出之以孫。成之以信。而曰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總是一理渾全於胸中。而發見出來的。委曲節奏。段段有許多妙處。○楊貞復曰。此章君子就養成的說。學至於君子。則資深



逢原淵泉時出。如萬斛之泉。隨地而出。或瀨或湍。或淵或流。隨在得名。水何心哉。義禮孫信。自旁人觀之。有是四者之名耳。君子不知也。一心以應事。而衆妙畢呈。已末句是贊詞。○此看君子專就養成的說。然須兼勉強者說。方完。千子亦主養成說。姑俟再詳。○析疑朱子曰。義字如一橫劍。一利刃相似。凡事物到前。便兩分去。胸中許多勞勞攘攘。到此一齊割斷了。○他處禮字。該得孫字。所謂禮以恭敬辭遜爲本。而有節文度數之詳也。此處禮字。則只當主恭敬及節文度數說。○玩大全諸說。則禮字。又似只當主節文度數說。所以程註於義以爲質。上補說敬以直內一句。且依大全解。○存疑欲以孫字包恭敬辭遜。謂是禮之本。言禮行而後遜出者。自

末而探本也。此斷不可從。○大全朱子以出辭氣解孫以出之。只是舉辭氣以爲例耳。其實兼言動說。須辨。○四書讀曰。無禮與孫。事不成。猶爲意氣之君子。無信事卽成。亦爲僞襲之姦人。故脩此三者。而義始善焉。而事始善焉。○他書亦未有不以信爲體。義爲用者。此章却是以義爲體。信爲用。此最難說。唯南軒說最明。細玩方知義信實有相爲體用之理。○樂天齋翼註曰。三之字。有指事言者。雖似平妥。然上文原無事字。還當指義字。但要用得圓融。不圓融。則似先有義而後有三者。又似有病。○又曰。禮孫信俱承義來。不以孫承禮。信又承孫來。○又曰。義以爲質。何等正當。禮孫信參之。何等純全。故曰君子哉。如此講。方得朱註道字意。或推本於平日



有養亦無味。○三之字只依程註指義說爲是。蒙引謂皆指其事言不必據存疑。則又似行之之字指義出之。之字指禮成之之字指義禮孫亦不必。○君子哉。總收上四句。楊子常謂此章首句一讀。君子縮下四字。君子哉。縮上十二字。此最不是。麟士取之何也。

君子病無能焉章

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章。沈無回曰。古人原不將名實分作兩事。後世棄實驚名。故名之一字。有許多迴避。○君子疾名不稱。仍是病無能意。此是一層。疾末世而名不稱。此是欲及時進修意。又是一層。重在後一層。○樂天齋翼註曰。疾乃愧疾之疾。預計如此。非至沒世纔疾也。

君子求諸己章。四書讀曰。夫君子小人其涉世區以別矣。反其仁。反其知。反其敬。君子忠恕之道。固如此。而小人則移而責人。恆見其有不是者爾。君子小人其爲學區以別矣。淡而不厭。簡而不文。溫而理。君子切近之心。固自如此。而小人則移而爲人。唯恐其有不見知焉爾。此人品心術所爲分也。與○此章蒙引只主爲己說。存疑兼引不怨不尤說。則孟子三自反之意。亦在其中矣。大士亦與存疑同。依蒙引。則與上二章合。依存疑大士。則意思完密。兩說俱通。擇用其一可也。淺說又只就不怨不尤說。俱俟再定。○或又曰。君子求諸己。求乎其所以致人者也。○此說不可用。依此則近於正誼謀利了。蒙引於病無能章。辨之詳矣。圈外楊註。則是此說。



君子矜而不爭章。或曰矜自不爭，羣自不黨，或曰不爭是其矜，不黨是其羣。○此二段俱是深一層說，止可作餘意。若淺言之，則矜羣自矜羣，爭黨自爭黨，此乃正意。○顧太初曰：立意爲矜，勢必至爭，爭不勝必合衆以相攻，是又黨之媒也。立意爲羣，勢必至黨，黨既立，則意見益紛出，是又爭之端也。○樂天齋翼註曰：矜字自守之嚴，註莊字卽嚴也。與容貌端莊之莊不同。○又曰：爭字只是居已於是，居人於非，是非相角，便是爭。○又曰：爭黨勿說粗了，只有此念頭便是。觀註心字意字可見。君子不以言舉人章。張彥陵曰：按此章舊主兩平看，上句是用人，下句是用言。新單主聽言上，則二句一申說。謂君子是箇至公的人，固不以其言之善而遂舉其人。

亦不以其人之惡而併棄其言也。無非廣開言路意。○夏九範曰：天下有其人善而其言亦善者，舉之不待言。有其人非而其言亦非者，廢之不待言。此專就言善而其人未善者說，只作一箇人看。○大全蒙引存疑多如此看。然我不取也。○此章是君子用人聽言之道。兩言字不必皆主好一邊，兩人字不必皆主不好一邊。大旨謂君子之於人也，何嘗不與言並舉哉。但吾之舉之者自有故而初不以言舉之也。蓋以言舉人，則人之不賢者飾空言以進而用之途混矣。卽人之賢者亦僅以空言見知而用之途亦混矣。故君子不爾也。君子之於言也，何嘗不與人並廢哉。但我之廢之者自有故而亦非以人廢之也。蓋以人廢言，則言之善者因生平之



行而見棄而言者不服矣。卽言之不善者亦僅因生平之行而見棄而言者亦不服矣。故君子又不爾也。則以是見君子之至公也。又以是見君子之至明也。以是見君子之至慎也。又以是見君子之至恕也。公明慎恕等字不必分配二句。○大全辨唐高宗時劉曉上疏曰。今禮部取士專用文章爲甲乙。天下皆舍德行而趨文藝。有朝登科甲而夕陷刑辟者。雖日誦萬言。何關治體。文成七步未足化人。取士以德行爲先。文藝爲末。則多士雷奔。四方風動矣。

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章註其施不窮。兼無盡無阻說。恕非有資於人。故施之而無盡。恕非有逆於人。故施之而無阻。

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節有譽有毀。見聖人之仁。此意是賓意。○大全芑山張氏曰。註惡惡則已。緩句有病。唐玄宗不信張九齡之言。不急除安祿山。卒致播遷之禍。宋韓琦出空頭敕去任守忠。卽日押行。惡惡亦自有不可少緩處。後世因緩之一字。流而爲養姦。甚而爲姑貴。害可勝言哉。○按註所謂緩。原非謂此等皆在所緩也。斯民也節。朱子曰。今世雖是習俗不美。直道難行。然三代盛時所以直道而行者。亦只是行之於此人耳。不待易民而化也。大抵聖人之意。止是說直道可行。無古今之異耳。○須知此亦是賓意。○直道而行。雖指三代之君。然三代之君。緣何必直道而行。亦因民心原有公是公非而不得枉之也。斯民也。卽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



也。則是仍有公是公非者矣。三代既不得枉之於前。我獨敢枉之於後乎。大旨不重法三代。只重因民心。不重直道可行。要重直道不得。不行通節在斯民也。一讀。○或於斯民也。一讀。而下則法三代。因民心兩意並重。亦可。然看來似不必。○附樂天齋翼註曰。斯民節。玩所以二字。三代宜合上與下而言之。依註三代之時。最妙。不主君說。蓋言今日此民。卽三代之時。所以善善惡惡。而直道以行之者也。以者。上以是行之。上下以是行之。下也。直道合賞罰是非說。○如存疑及艾千子諸說。專重法三代似偏。○此是以前未定之見。○直道而行。斷從存疑指三代之君。但民心原自有直道。三代之君。特因之耳。若艾千子以斯民豈盡皆能直道爲疑。卽三代之

民亦豈盡皆直道爲疑。不知此只論其良心耳。豈可拘泥其形迹耶。○存疑艾選看此章已極明白。予復起葛藤。不亦誤乎。當急改正。○艾選但不當謂斯民豈盡能直道耳。庚子四月十八○存疑直道而行。是說三代之君於民皆以直道而行。故我今亦欲直道而行。不敢毀譽。正解上文吾之於人誰毀誰譽意。常說三代之民直道而行。故我今亦直道而行。依此則解吾之於人誰毀誰譽意。欠貼。蓋三代於民皆以直道行之。吾之於人無毀譽者。用三代之道也。若以直道歸之民。則是說三代之民皆直。吾不敢以曲待之。與上文誰毀誰譽不相應。○乙丑九月講此章。專主法三代言。

吾猶及史之闕文也章 庚戌江同淇曰。世所甚重者。作



史之才。作史之學。而吾所難沒者。作史之誠。猶及之而并其心術。昭焉矣。豈乏網羅之才。而必不忍。傳會以著其長。何其慎也。猶及之。而并其風尚。微焉矣。豈難博綜之學。而不敢牽合。以晦其義。何其質也。

巧言亂德章。張彥陵曰。此為立德立功者說。○李東一曰。自家平素無知言工夫。心自搖惑。故巧言得而亂他。理明自不至於喪所守。自家平素無養氣工夫。心為氣使。故小不忍得而亂他。氣定自不至於敗所謀。然則已亂之道何如。亦曰。定心知言。養氣而已矣。○須知為巧言所亂。亦緣不能養氣。為小不忍所亂。亦緣不能知言。則李說亦當活看。○沈無回曰。為巧言所亂。只是入德不深。為小不忍所亂。只是見識不徹。○德字存疑。以吾

所自得言。大士兼天下之德。言要之。巧言欲亂吾之德。必先亂天下之德。自可兼也。但只可串說。不當並說。大士說附。○附四書讀曰。夫天下之德。居然無恙也。然巧言與德並辨於前。雖析理之精者。無以擇也。吾心之德。安然無恙也。然巧言託德。一簧鼓其中。雖守氣之定者。無以持也。故曰。巧言亂德。○須知巧言亦能亂謀。小不忍亦能亂德。本文自當活看。

衆惡之章。張彥陵曰。衆字與公字不同。公以心言。衆以迹言。○鄒肇敏曰。必字根衆字來。不是說唯衆惡衆好。所以必察。正謂雖衆惡衆好。必不可廢察也。兩必字不要說煞。○四書讀曰。衆好衆惡之必察也。既察其受好受惡之因。又察其用好用惡之質。○樂天齋翼註曰。察



非察衆言。乃察其本人。可好可惡之實也。○按兼說似亦可。○附析疑曰。善惡若非自己實見。則好惡念從何處生出。故必察者。正要求自己實見。全不因衆之是與不是。此是聖門爲己之學也。○按依此。則雖公論亦必察。非此章正意。

人能弘道章。張彥陵曰。弘道非道小而我廓大之也。只重滿其本來之分量。便是弘。二弘字俱指道言。下弘字。謂道不能自弘於人。也不是說道不能使人大。朱註道不能大其人。此句覺滯。○註道不能大其人。言道之不能自大其人也。原無病。不必以道豈有不能大其人之理爲疑。兩弘字不必俱指道。○朱子曰。人者天地之心。沒這人時。天地便沒人管。○黃四如曰。弘有二義。人心

攬之。若不盈掬。而萬物皆備於我。這是容受之弘。此弘之體。四端雖微。火然泉達。充之足以保四海。這是廓大之弘。此弘之用。○王觀濤曰。非道弘人。解作非道自弘。誤也。弘人明是大其人。如爲聖爲賢之類。論成功之後。道豈不能大其人。但就用功時說。須人自家擴充。道原著力不得。○又曰。按人字莫認作太高。弘道莫看得太迂闊。試想吾人隨時隨地。那一處不是道之流行。那一刻不是道之鼓舞。皆是弘道作用。故曰人能弘道。實是合智愚賢不肖之人而點動之也。若以人字專歸聖賢。以弘字只說位育參贊等話。則此語死煞無味。○蒙引曰。據雙峰之說。以四端爲道。於弘字爲好說。然非正意。蓋道與性自有分別。依彼說。便是人能弘性。此張子註



所以在圈外道者事物當然之理朱子已解在朝聞道章了如父慈而子孝視明而聽聰之類是也此道理都在吾身只在我充大出去廓大之都在心上發揮故曰人心有覺若四端則是性也性人心活物也如何說道體無爲且中庸大哉聖人之道亦曰待其人而後行饒氏如何說道自際天蟠地何待人弘黃氏兼體用亦非也此專主用言纔說廓而大之便是用人外無道道外無人此二句要細味看朱子下此二句要何用○按蒙引以雙峰道自際天蟠地之說爲非是也而以充四端兼體用之說爲非則不是蓋道雖是事物當然之理然皆具於吾性四端之發亦豈離事物之理故分言則性自性道自道單言則彼此可相包卽說人能弘性何妨

張子註豈以非正意而在圈外耶四端雖具而不能自充於註道體無爲之語亦無礙又註雖止說廓而大之而實該得容受之義黃氏之說未嘗不是總之此章泛說道字自可兼費隱包小大極天地本性情而言正不必拘拘耳○四書讀曰天下有生天生地生人生物之道有贊天贊地贊人贊物之道○按此卽是際天蟠地何待人弘之說雖似有理然看來道雖生天生地而不得參贊之人也叫不得弘故何待人弘此語說不得玩朱子人者天地之心一句可見本文道字不得拘自家心上說

過而不改章 王觀濤曰是謂口氣甚急正要人急改非謂能改遂不妨於過也○註成字不及改三字最要玩



不及改。卽成也。蓋是謂過矣。句有兩層意。過而不改。便真叫做過。過而不改。便成了過。朱子只主後一層說。其做人意尤切。所謂成者。蓋因循不改。則其心已安。而不知改。其勢愈壞。而不可改。○大全辨卓菴張氏謂晉人之納捷菑。楚莊之入陳。此皆孔子大改過遷善之意。論語與春秋一也。漢武輪臺之悔。秦穆誓師之言。亦然。吾嘗終日不食章。張彥陵曰。思不如學。不但有虛實之分。又且有頓漸之別。故註云。勞心以必求。不如遜志而自得。○註專以頓漸言。頓漸可以包得虛實也。○程子曰。欲知得與不得。於心氣上驗之。思慮有得。中心悅豫。沛然有裕者。實得也。思慮有得心氣勞耗者。實未得也。強揣度耳。○說叢曰。武進唐中丞曰。此必聖人志學以

後自覺心體流行。尚有未純一處。故發此猛心耳。

君子謀道不謀食章

知及之章總旨。此章小註雖云明內外本末之序。然內外二字。亦不可太泥。蓋學到仁守地位。外面也不是大段不好。涖之不莊。動之不以禮。不過是小疵。須要說得淺。玩圈外註自見。存疑極得此意。總之此章若深言之。則不仁守也。叫不得知及。不莊不禮也。叫不得仁守。若淺言之。則仁守矣。又有不莊不禮者。然卽淺言之。而叫得仁守時。外面也不是大段不好。不莊不禮。不過是小疵。○章復元曰。知及是格物致知事。仁守是誠意正心事。莊涖動禮則脩齊治平事。此章是一部大學的明新工夫。○此段較朱子分配大學一段更確。然須知叫得



仁守時。脩齊治平工夫。不是全無。不莊不以禮。不過是脩齊治平中小欠缺處。○大全陳氏以此心小怠。妄念便生。解不莊。洩存疑。謂其太深。蓋此心小怠。近不能仁守邊也。然須知此亦是要淺言。故若深言之。則不莊。洩也是此心小怠。○不莊不以禮。所以要說得淺者。蓋若以此二項作脩齊治平全體工夫。則於註小疵小節等字。說不去也。○李毅侯曰。學至知及仁守。已是千足萬足。雖不能莊。洩動禮。亦只小疵。然聖學原無內外人己。涵養愈到熟處。便自然照管得完全。略無些子疎漏。幾微曲折。莫非天理流行。所謂動容周旋中禮盛德之至也。故必至莊。洩動禮斯善也。此處越說得粗。越說得精。俱要說向心體微密處去。不可以威儀度數當之。

知及之節。不曰行而曰守者。言守則行在其中也。本文得之二字。還是主知及說。存疑謂雖行之而有得。終必失之。恐謬。

不莊以洩之節。宋羽皇曰。說民之不敬。是言我心之敬。不能與民相欽意也。見無仁人流露之精神。全不重民不敬上。只重不可不莊上。

動之不以禮節。張彥陵曰。按知及三句。雖是疊上文語。然聖人不厭重復。極有意味。言雖知仁莊。洩相須不偏。而動民猶不可以無禮也。正見學問內毫釐不可缺意。要在此處得解。○又曰。動字。不是感動之動。是使民的意思。禮字。要看得細。如一條教也。弛張之合節。一號令也。緩急之得宜。卽此是禮。禮字雖歸在民身上。重我去。



以禮動民說。○樂天齋翼注曰：動民主化民說。凡化民者，條教號令，皆有大中至正之則是之謂禮。禮字要看得細，如一條教也。張弛寬猛之合節，一號令也。緩急輕重之得宜，實皆本仁中之天則所表見，無往非禮也。禮字屬我不屬民，不是使民循禮，只是我循禮以動民，不以禮只是小小舛錯，當急略緩，當緩略急，亦無大害，但終是未全善。○按此則與齊之以禮不同。觀翼註解齊之以禮，謂是人君所制以民行的可見。四書鏡云：動大不可以細行目之也，似謬。○附存疑曰：動是使民意，不曰使者使民便勞動他，故曰動。○按動雖是使民意，然竟作勞動解，恐太淺。要玩註鼓舞作興四字。○禮字。

存疑在君子身上說，小註在民身上說，淺說兼說，當依淺說。○附蒙引曰：此章是就士大夫言，見得當本末內外之兼脩，方是知及仁守，則理得於心矣。不莊以蒞，則其形於身者猶未也。知及仁守而蒞以莊，則其形於身者亦無愧矣。然動而不以禮，則其見於事者亦未也。以此見得道理，要做到徹頭徹尾處，方是。○按存疑總說章旨，便略去內外字面，此是勝蒙引處。○蒙引又以知仁屬心，莊屬身，禮屬事，此亦緣小註明內外本末之序一句而然，前已辨之詳矣。○蒙引謂此章是就士大夫言，似太偏，泛說為是。○註氣稟學問之小疵，大全輔氏分配不莊不以禮，謬存疑總說為是。

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章 李九我曰：此示用人者。



當隨其器局。勿以小知責君子。勿以不可大受棄小人。一以見君子。小人各適於用。取材貴廣。一以見君子。小人不可乖於用。掄選貴精。○觀之正所以用之。不必分兩樣。王申九月○此論人品格。任用意在言外。○高中玄曰。不可小知者。言不可以小事知之。非必不能也。此正可兼用。○樂天齋翼註曰。小人非姦惡。小人只是瑣瑣之輩。大受小知。俱以事功言。不以學術言。○玩雲峰說。材德器量。總一樣。通義史氏謂君子方可以材德言。小人只可以器量言。恐不必。○通義史氏徐九一大全所無。

民之於仁也章。李衷一曰。此節因註中况字。遂分兩截。以上截為較緩。急下截為較利害。○沈無回曰。仁者人

也。無物可與之較。緩急。即以緩急論。而至切之水火。猶為未甚。蹈仁亦不當以利害論。即以利害論。而仁又獨有利而無害。此聖人提醒人語。○民字要看。見得民猶如此。則上焉者可知。此以下統上之辭。然沈無回又曰。民字即天生蒸民。民字亦通。

當仁不讓於師章。張彥陵曰。此章當字有味。讓則必不能當。當則自無可讓。不讓於師。甚言不可推諉也。不必泥。○吳因之曰。讓不是謙遜。讓者膽怯之人。怕自家氣魄小。力量弱。此事非關小可。還讓大力量的去做。此謂之讓。○朱子曰。這仁字是指那大處難做處說。這般去處。須著擔當。不可說自家做不得。且讓師長去做。○四書讀曰。天下事事可讓。仁不可讓。微言之。神明心術之



閒。一讓而千古之脉遂絕。顯言之忠臣孝子之事。一讓而五常之任俱墮。故讓不可爲當仁訓也。○當仁便是。不讓於師。註中勇往必爲。就是當仁。此說最是。蒙引以爲未安。不可曉。○按不讓於師。不過足上之辭。君子貞而不諒章。張彥陵曰。貞與諒。皆固守意。辨在正與不正之閒。正而固便是貞。不正而固便是諒。貞諒相似而實不同。夫子分別言之曰。君子是貞。不是諒。語意與君子泰而不驕等相似。今人只說君子貞而不執滯。把不諒作變通說。不知貞字內已有變通意。在徐做弦曰。貞者以天下之理爲主。無私者也。諒者以一己之見爲主。有私者也。○諒有兩樣。有憤憤者。有悻悻者。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章。此而字亦與矜而不爭一例。

若深看。則敬其事。自然後其食。不後其食。叫不得敬其事。若淺看。則自有後其食而不必敬其事者。有敬其事而不能後其食者。故敬其事。又要後其食。後其食。又要敬其事。但此章看來。是對計祿者說。則後其食。又要敬其事。此亦是餘意。不可並重。玩註自見。

有教無類章。董思白曰。聖人立法。總爲知愚賢不肖而設。故有教則不問其類。在賢知之類。則抑而教之。在愚不肖之類。則引而教之。無類則均可至其中。不見其教之分矣。○說叢曰。教者爲類而設也。猶醫者爲病而設也。○註以氣習言類。知愚賢不肖。是氣地有善惡。族有善惡。學有邪正。俱是習。○凡有所擇而後收者。其中必有所不足也。有所擇而後收者。其中必有所至忍也。君



子無忍也。無不足也。故無類也。○人之始原。無類。其有類者。非其初也。故君子有教。仍以無類者待之。大意如此。麟士竟謂類有善惡。則似忘却註人性皆善一句了。道不同章。此章專為待小人異端者發。小人異端。自成一。道。為我儒者。化之可也。教之可也。拒之可也。與之謀不可也。要玩謀字。○我之不可與彼謀。猶彼之不可與我謀也。故以不相為謀言之。謀是商量斟酌之意。○註善惡邪正。新安以君子小人。吾道異端分貼。極是。若君子中又自有同異。吾道中又自有異同。此不可謂不同。○以異端言之。不同有三。有初起之異端。有方盛之異端。有將衰之異端。初起與將衰者可闢。方盛者未易與爭也。故孟子於告子。楊墨則闢之。於鄉愿則曰。反經而

已。蓋是時告子初起。楊墨將衰。而鄉愿則方盛也。夫子此章。其亦反經之意乎。意為老氏方盛而發乎。已巳六月十八辭達而已矣章。王元美曰。夫意有淺言之而不達。深言之而乃達者。詳言之而不達。略言之而乃達者。正言之而不達。旁言之而乃達者。俚言之而不達。雅言之而乃達者。故東周西漢之文最古。而其能道人意中事最透。今以淺陋為達。是烏知達哉。故達之一字。脩辭之法。盡於此矣。○陶石蕢曰。夫人意得而為理。理鬱積無以自達。則假辭說以傳之。夫人意蓄而為情。情在中無以自喻。則假辭命以陳之。是意乃辭之主宰。而辭特意之發見。意在則行乎當行。而意達則止於不得不止。○樂天齋翼註曰。辭兼明道之辭。經世之辭。○註不曰達理而



曰達意。蓋辭只當對意說。若意則又須合理。此自有層次也。○新安謂唯達理者辭能達意。此又是深一層說。非本文正意。勉齋謂非通於理者不能達也。亦然。侗初說亦然。○張侗初曰。達有箇本在。唯有本故能達而能止也。○又陶石蕢曰。辭有可以一言畢者。而務博則誕而不根於理。務華則浮而不務於實。意有可以常言通者。而曲為奇說。則反失其真。過為高談。則愈晦其體。○蒙引未達要達。此意雖有。然不重。

師冕見章總旨。周季侯曰。聖人日行其道。實不知其為道也。此是聖人自然無往非道意。一被子張喝出。便以為相師之道。若當階及席時。知其為道而擬之。則破碎甚矣。記此者。似已悟得無行不與之意。故其描寫恍然。煞有餘味。

師冕見節。徐自溟曰。師冕無所見者。而記者云師冕見。只是以神見夫子矣。冕此時止見夫子。不見階席。不見某某。夫子一一指點。蓋欲擴其見吾者以偕見也。與師言之道與節。方孟旋曰。夫子初告時。豈必以此為道。而有意行之。因子張拈出道字來問。故承之曰。固相師之道也。固字領子張問意來說。○徐自溟曰。子張曰。與師言之道。則涉有意。子曰。固相師之道。則率於無心。○子張此問極切實。足見其善觀聖人處。不必又說壞他。○錢龍門曰。道從聖人見。非從聖人出。冕之未見相師。原有是道。而夫子隱而忘之。冕之方見相師。隨有是道。而夫子顯而設之。○按此見得道無往不在。聖人因之而已。即註非作意而為意。此比人當無往不盡道。雖



因勉錄卷十五  
似深一層。然總是一層說。因字包得盡字。說盡字。包得  
因字。俱是聖人學者可共的。若聖人自然無往非道。則  
又是一層。○此節有三層意思。道無往而不在。人當無  
往而不盡道。聖人則無往而非道。然口氣則只謂道無  
往而不在。在相師則有相師之道。我但盡其道爾。若無  
往非道之意。則見於言外。熊氏謂此是徹上徹下之道。  
最得。麟士謂是推而自抑之辭。存疑謂是言其道之有  
所本。俱謬。麟士說附後。○附顧麟士曰。上節子張問與  
師言之。如此是道與。此答云。然者言是道也。然又嫌以  
無往非道自處。故又曰。固相師之道也。此似推而自抑  
之詞。不必曰。言其道之有本。○次崖麟士所以錯看者。  
蓋以固相師之道一句。與上然字。分兩層也。不知固相

師之道。只是足上然字意。無兩層。○註聖人於此。非作  
意而為之。但盡其道而已。只是說其無往不盡道。不是  
說其無往非道。尹註范註俱然。○夫子原非師之相。而  
行相師之道者。大全胡氏謂冕之來適無相。故代相者  
告之。陳氏以為冕未必無相。夫子自矜而告之。看來二  
說可兼用。蓋相原有兩樣。有專屬之相。如周禮眡瞭是  
也。有不必專屬之相。如與瞽共事。不論其有相無相。皆  
當為之告也。註古者瞽必有相。當兼此二項說。冕之來  
其有相無相固不可知。使其無相。固當為之告。使其有  
相。夫子此時為主人。亦有當告之道。○不專屬之相。又  
有一樣。如非與瞽共事。而偶然相值。瞽有相則不必告。  
無相則告。是亦相也。○大全辨芑山張氏曰。子張問得



驚疑。夫子應得甚平易。猶曰：道理固是如此。此所謂從心所欲不踰矩也。○王龍溪曰：一部論語，爲未悟者說，所謂相師之道也。故曰：及階及席，某在斯，某在斯。一一指向他說。若爲明眼人說，卽成刺語。○刁蒙吉謂：龍溪此說，巧而鑿，不通之甚。推其意，將瞽視天下矣。

論語講義困勉錄卷十五終

論語講義困勉錄卷十六

季氏第十六

季氏將伐顓臾。章總旨。張彥陵曰：按首句是通章斷案。下分三段。首一段是以是非之理論。後一段是以利害之勢論。然畢竟顓臾之不可伐，是主意大頭腦。後欲二子陳匡救之言於季氏，又欲季氏酌利害之權以自止。特因冉有曲爲之解，再申其責之之意耳。此是夫子之大義伐謀處。徐徹弦曰：玩夫子此章，惻然有公室之思。一以懼季氏，使不至偏上，所以安魯。一以責冉有，使不至逢君，亦所以安季氏。○姚承菴曰：季氏伐顓臾，只是一箇欲字。欲便患寡患貧，便無魯先王冉求以子孫之憂文季氏之欲。夫子明大義以止其欲，直從欲字究到



他蕭牆之憂見欲之必不可肆也。○樂天齋翼註曰：首節提起下分三段看一段何以伐爲止。正言伐顓臾之非。下二段相對。一因冉有歸過於君而責其過之不可辭。一因冉有文過於已而詳其憂之非所急。總見伐顓臾之非。無非正季氏之僭而爲扶公室計也。所重在昔者先王一節。伐顓臾事已斷盡了。下文特因冉有解釋。又再申其責之之意耳。

季氏將伐顓臾節。張彥陵曰：按將者謀已成而事未發也。人臣無將將則必誅。伐者征有罪之詞。此以伐書。猶曰季氏以彼爲有罪而伐之耳。

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兩節  
夫顓臾昔者節

夫子欲之節

周任有言曰兩節。王字泰曰：冉有歸咎於季氏而孔子明其咎之不可辭。二節一直說下。玩註言不欲則當諫而不聽則當去。不去則季氏之惡已不得不任其責矣。總見不可歸咎季氏意。○此節皆周任之言。陳力二字最重。扶持是陳力處。專就言責上說。○周任之言不專就言責說。但夫子引來則重在言責耳。

今夫顓臾節

君子疾夫節。夫子欲之欲字是說欲伐顓臾。此欲字是說伐顓臾是欲其利絕不相同。蒙引甚明。

丘也聞有國有家者節。張彥陵曰：按此節本先王之制來提出均字作主。○翼註曰：均以分言安以勢言。均字



要見得國不下替。家不上陵。方切諷季氏意。安非安危之安。乃彼此相安於無事也。蓋字推原所以患不患之意。下文添出和傾二字來。蓋和卽寓於均安。故併及之。傾不止於貧寡。故究言之。和以情言。上文以均屬寡而下。乃屬貧。此等處俱不必管他爲高。只取大意相應。○國家本無貧寡。因患見貧寡。○不均不安。則真箇要到貧寡地位。存疑所謂君貧而臣亦不能享其富也。蓋連他所當得的。都守不住了。○本文無不均則如何一層。存疑謂不均則君既貧而臣亦不能享其富。此以事言。饒氏謂不和則人民雖衆而心常以爲寡。此以心言。二說可兼用。○講不患寡二句。就要補說和字。傾字就要側重均字。則下三句易講矣。大意當云。非特貧寡不必

患也。卽貧寡之甚而至於傾。亦不必患。非但不均安當患也。而不均安之中。又有不和。亦所當患。要之。不和不安。亦不足患。而惟不均當患。何也。蓋均無貧云云。此三句大意。只是謂一均則自和。自安。自無貧。無寡。無傾。特故意錯綜言之耳。然人但知此三句錯綜。而不知上文先已錯綜。蓋上文語意當云。不患貧。不患寡。而患不均。而不安。乃曰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此亦是錯綜也。○刁蒙吉曰。下用蓋字申明上意。錯綜說不。拘拘與上文相應也。

夫如是節。張彥陵曰。按夫如是三字。承上文來。大凡有患寡患貧之心。則欲利遠人以自益。夫既如此。不患寡患貧。立心只在均和上。初無求於分外。又何利人之有。



故遠人即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而已。不即稱兵也。既來之則安之而已。不利其所有也。○樂天齋翼註曰。來字或內附。或外屬。皆是。不限定是襁負而來。○既來之則安之。正照顛與。蓋顛與為社稷之臣。則是遠人之既來者。存疑。謂此句帶說不重者。謬。下文不能來。則與修文德應不能守。則與內治修應。謀動干戈於邦內。則與既來之二句應。○上節是不患貧寡而不貪利於內。此節是不患貧寡而不貪利於遠。夫如是三字要玩。是要推所以修內治者以為待遠人之法。

今由與求也節。註遠人謂顛與。此句不可泥。蓋顛與雖亦可稱為遠人。然此遠人却是泛指四鄰。不指顛與。為下有邦內二字也。若上文遠人雖是泛說。而顛與却在

其內。○遠人即依註作顛與。看不妨。下邦內即作遠人看。庚子四月十八○刁蒙吉曰。註遠人謂顛與。饒氏曰。

夫子以蕭牆對顛與。則蕭牆近。顛與遠。此理亦好。呂涇野泥邦內句。謂遠人不指顛與。謬矣。

而謀動干戈於邦內節。蕭牆明其近也。即後世謂變生肘腋意。○遠人不服而不能來。則啓疆之思。每欲緣內閒而竊發。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則傾危之志。每欲借外釁而煽訐。此蕭牆之禍所由起也。○註只承不能守說。此兼承不能來說。雖似悖。註然實相發明。○憂在蕭牆。正所謂傾也。○註引哀公以越伐魯之事來證蕭牆之變。則蕭牆似暗指君說。然此只是明其近意。不必拘拘。依金仁山說作季氏之蕭牆。自佳。蓋蕭牆雖是諸侯



之牆。然春秋時大夫皆僭臺門旅樹之禮。則季氏亦有之也。

天下有道節 王觀濤曰：天下有道句，不可混過。天子以道建極，而禮樂不僭，征伐不濫，故臣下不得竊之。不然而綱解紐弛，權惡得不下移也。有道無道，俱以天子作主。○此雖與蒙引不同，然實本大全南軒說，當依此講。蒙引說附後。○附蒙引曰：有道無道不必說，於下文見之。只是言世治世亂云耳。○畢竟蒙引說是。王申○諸侯之上陵，實由天子之下替。○首節末當補一句云：如是則庶人之議不得不起矣。

則政不在大夫節 蒙引謂政不在大夫政字，只是國政。泛言賞罰號令，非禮樂征伐。天下有道，諸侯安得有禮。

樂征伐為大夫所僭耶。此說太拘。○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蒙引存疑，俱謂當時列國之政，皆自大夫出。故夫子云：然看來不是。上文既兼諸侯陪臣說矣。此何獨專指大夫。宜兼說。為是語氣當云：向使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而諸侯可知矣。而陪臣可知矣。翼註調停得好。○樂天齋翼註曰：獨言政不在大夫者，有感於當時政在大夫也。政即禮樂征伐。末補不在諸侯陪臣可知。則庶人不議節 輔全菴曰：下有竊議，則上之人於道猶歉。故必至於庶人不議。方為有道之極。○議出於庶人，則雖公亦私耳。○張江陵曰：天下有公議，有私議。公議可畏也。私議不可徇也。在上者唯自反其所為。果有背乎道理，有拂乎人心，則雖匹夫匹婦之言，有不可忽者。



焉。若使其所爲一出於大公至正。而在下者敢爲私議。以阻撓搖惑之。是壞法亂紀之民。刑戮之所必加也。何徇之有此。又在上者所當知。○又江陵解衆惡章曰。天下有衆論。有公論。衆論未必盡出於公。公論未必盡出於衆。能於此而加察焉。則朋黨比周之人。不得以眩我之明。而孤立無與之士。咸得見知於上矣。

祿之去公室章

祿去公室。政逮大夫。互言也。○重在大

夫。○樂天齋翼註曰。此章論竊權之必失。惕權臣也。三桓之子孫微。作已然說。此時桓子已爲家臣。陽貨所執。孔子此言。政發於被囚時也。○又曰。但文中不必點出被囚事。只暗說必有效。尤而奪其柄意。故夫猶云宜乎也。○刁蒙吉曰。微有指未然說者。有指已然說。玩故夫

口氣當指已然說。○管登之曰。記曰。大夫強而君殺之。義也。由三桓始也。則知三桓原受誅於魯君。但文獻失考耳。析疑

益者三友章

張彥陵曰。按三友之友。乃我友之也。損益

俱主我言。然益友多出於可畏。損友多生於所狎。全在自己慎其所擇。○益有薰陶漸染。日進而不自知。意損有浸淫漸漬。日退而不自知。意。○存疑。謂益友損友。作見成人說。友直友諒。友多聞。言友之直者。友之諒者。友之多聞者。蒙引又謂益矣。損矣。只說損者益者。還他看來。都不必友與損益。但主我言爲是。○沈無回曰。夫子只淺淺說友之益者。三損者。三如此而友之。則益矣。如此而友之。則損矣。只如此說。而人之當趨益而不趨損。



已在其中矣。三樂亦然。○徐徹弦曰：直諒多聞三友，缺一不可。至於損者三友，則一人亦足以敗德。可見成之難而壞之易也。○樂天齋翼註曰：便辟，是便於辟也。善柔，是善於柔也。便佞，亦是便於佞也。註解可見。便是嫺熟意。辟，開張也。故解為威儀。○便辟，足恭善柔，令色便佞巧言。○熊伯甘曰：辟，得便捷。柔，得善巧。佞，得便捷。○便辟，存疑引尚書蔡傳來解曰：便者，順人所欲。辟者，避人所惡。因人好惡而為順避，便是不直。此解視朱註習於威儀，尤分曉親切。按存疑前解師也。辟亦如是。予已收之。然與下文便佞不合。還依朱註為是。○析疑朱子曰：劉忠定公有言：子弟寧可終歲不讀書，而不可一日近小人。

益者三樂章 朱子曰：君子於禮樂講明不置，則存之熟，是非不謬，則守之正。熟則內有以養其莊敬和樂之實，正則外有以善其威儀節奏之文。與夫道人善而悅慕，勉強之意新，多賢友而直諒多聞之士集，樂是三者而不可已焉。雖欲不收其放心以進於善，亦不可得已。○內有以養其莊敬和樂之實，外有以善其威儀節奏之文。此節禮樂之益也。大全朱子與存疑俱同。但朱子講節禮樂，只主辨其制度聲音說。存疑兼內主敬和說。蓋朱子謂此句要說得淺，所以如此。然如存疑說，亦自可說得淺也。○看來節字，不但當兼內主敬和說，外亦當兼行說。要之註辨字，亦自可包得三意。○只當依朱子，不必如此。○癸亥七月。○張彥陵曰：樂多賢友，多字著力。○



日錄金卷一  
驕樂。是立身行己。放縱於規矩之外。佚遊。是不做事業。只恁閑游蕩。宴樂。如飲食聲色之類。若解宴爲晏安。便與佚字相犯。○溺於聲色。亦可謂之晏安。但須知與他處晏安不同耳。他處晏安。兼得佚游。○驕樂者。恃氣以凌物。則不復循規蹈矩矣。佚遊者。怠惰而自失。則不復志於爲善矣。宴樂者。多欲以求安。則不復望人之規正。此其所以相反也。

侍於君子有三愆。章。孫淮海曰。三愆之失。亦只是平日無治心。檢身之功。而臨事又無審己識時之智。所以如此。○此與失言失人章一例。

彼是見言。當因人。此則見言。當因時。○樂天齋翼註曰。躁隱瞽。俱是無心失理之病。不可將隱字作以言。餽之之類。說得姦深。○劉上玉曰。按黃氏說。或長者當先言。或君子先有問。則言及之。言未及之。兩言字。是合君子與侍者概說。不必專屬君子。若而言而不言。而言三言字。則專屬侍者矣。○按劉說。不是言未及之。言及之。猶云。時未可言。時可以言。云爾。兩言字。俱屬侍者爲是。○沈無回曰。未見顏色。不專在時。已可言。時說。凡人之言。須與受言者之色相當。其閒剛柔揚抑。真有不可預先打點者。於此不見。則所言必不能中肯。如孟子論卿王色變。便曰。王問臣。臣不敢不以正對。亦是見色發言之妙之一節。○王觀濤曰。看他顏色不在。便是意思不在。



然而察言觀色。正恐自家失言。非迎合喜怒之謂。君子有三戒章。劉上玉曰。戒者預禁之。嚴制之。而不敢犯之意。○沈無回曰。只時時心志為主。而不隨血氣轉移。便是君子之戒。要知三戒只是一戒。○又曰。管登之曰。戒亦有要乎。曰。克己復禮至矣。其次持其志。無暴其氣。○血陰而氣陽。厚齋以其所自出言。蒙引以見在言。當兼用。○饒雙峰曰。魂者氣之靈。魄者血之靈。心是魂魄之合。氣屬天。血屬地。心屬人。人者天地之心。心是血氣之主。能持其志。則血氣皆聽命於心。不能持其志。則心反聽命於血氣。○羅近溪曰。色不專是女色。凡世間一切綺麗可悅之事。皆色也。鬪不專是鬪。凡才能技藝。與物相競。常懷上人之心。皆鬪也。得亦不專是好利。凡

一生穀當。可使身圖者。皆得也。○樂天齋翼註曰。未定是易流於欲意。不是言未強固當保養也。○人生血氣未定時。不知蚤服仲尼之戒。故其壯也。血氣當剛而不剛。所以寒暑易侵。學道以身為本。不可不留意斯事也。君子有三畏章總旨。張彥陵曰。蓋吾心常惺惺。一念即是畏也。君子小人格。何等懸絕。而聖狂分介。正在敬肆之間。信乎此念不可一時不提醒。稍放逸。便自墮落。吁。可畏哉。

畏天命節。樂天齋翼註曰。三畏畏字。非是空畏。一念兢兢戒懼。實體之而不違也。三畏皆有不敢顯忽之。陰背之之意。○三畏只是一畏。大人聖言。不過在天命中抽出言之耳。○佐案吳因之曰。天命之謂性。戒懼慎獨。所



謂畏也。然非只靜時存養性體。凡日用動靜。至大至小。都是天命流貫於中。天之於人。猶水之於魚。觸處是天。則觸處是畏。大人聖言。特其中抽出最大者言之耳。○熊伯甘曰。不畏天命。未必定是愚下之人。世閒儘有才學高一世之人。只於天命鑒臨之義。信奉不及。外面行事。便似十分好。一至暗室屋漏。却以莫予云邁。不覺放鬆。○吳因之曰。畏是我自家心上工夫。所見者大人。而我曾中嚴憚之心。自因人而翼翼。所聞者聖言。而吾曾中嚴憚之心。自因言而凜凜。若徒曰欽承佩服。則泛然在外邊作念。○莊忠甫曰。叛聖言以自恣者。侮聖言之淺者也。借聖言以自飾者。侮聖言之深者也。○熊伯甘曰。小人以形色爲偶然假合。以吉凶爲適然相遭。亦好。

生而知之者章。張彥陵曰。此夫子勉人爲學之意。二字非言其相遠。乃言其相近。大意謂生而知之者是上等學而知之者。卽次之困而知之者。又次之皆可與上者同歸。唯不學而後成其爲下。則人可以質自諉乎哉。○李毅侯曰。兩次也。最難看。猶云學而知之。此亦一上也。困而學之。是又一上也。唯不學斯爲下。則誰非上者。○熊伯甘曰。前三種人。上的固是首出了。次與又次。亦卽次於上等也。不學焉得有困。勤苦一番。醒悟不來。便爾中廢。其意自謂我之資力。到不得上。却已竭盡吾才了。就此歇手。或亦不失中人乎。而直斷其民斯爲下。所以加鞭後馬。俾其努力向前。○此章卽人之學不學。以爲氣質之高下。能學卽是其氣質之高。不學卽是其氣



質之下。與中庸以學之難易爲氣質高下之分者不同。玩困而知之及困而學之二句。自見中庸困字。是言其學之苦。此困字。是言於事理有不通。須辨。蓋總是勉人爲學。但此卽以學不學爲氣質高下。又較切。○饒氏三等之說。謬。○三之字。俱指義理言。上字次字下字。俱以氣質言。○陸象山曰。生知。蓋謂有生以來。混無陷溺。無傷害。良知俱存。○能存良知。亦是氣質最高。故不可以孟子言來解此。彼是以理言。此是以氣言。○周萊峯曰。困而不學。民斯爲下。今人尚未知困在安能學也。記云。學然後能知。困不學不能也。飽食終日。無所用心。言不及義。好行小慧者。方自以爲通達也。豈知困乎。故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者。多自動心。忍性中來。豈易得也。

君子有九思章 張彥陵曰。此正是慎思之法。道理只在日用。耽空固落昏沉。妄想亦屬馳逐。○說叢許敬菴曰。學者多言九思。只是一思。道理豈不如是。聖人之意。却要人於身心之間。每事致思。反求而得其理也。○九思只是一思。提醒此心。常明常覺。隨感隨應者。此思之體。隨事致察者。此思之用。九思是以用言。提醒此心。卽戒懼慎獨意。○南軒云。養之未發。持之方發。是又專以靜時工夫說。○朱子曰。閒時思量義理。是又以致知說。此三意皆補本文所未及。○九思蒙引存疑。謂於人事已無不該。大全陳氏謂不止於九者。當依大全。蓋如克己章說視聽言動。便該得盡。○大全辨惟適。張氏曰。成祖云。古人言聽思聰。聰作謀。非持敬不能。蓋心不存。雖聽



不聞聽不聰。雖謀不獲。愚按成祖所云持敬。正是思聰處。然敬之一字。九思皆不可缺。非獨聽聰而已。

見善如不及章。或以此章對沮溺丈人之流說。或以此章對激濁揚清如黨錮諸君者說。都不是。蓋誠於好惡之人。也不是過於激揚的。也不是竟為高蹈的。只是反躬已實而力量未滿的。將志字道字看得深。自覺諸說之非。○未見其人。只是言其難得以勉人之意。如未見好仁惡不仁未見剛者之類。天下之大。而有一二焉。亦可謂未見。不必如註抑顏子以實其言。亦不必說顏子隱而未見。亦不必說顏子不幸早死。註抑顏子處。大全朱子已自言其非。然大全朱子又謂此以事言。非論其德之淺深。此即註顏子隱而未見之說。麟士本其說而

曰。春秋之時。不惟無伊尹太公。便是有伊尹太公。亦自無湯武也。孔子一生轍環而老於洙泗。可見矣。故曰求志達道二者合一。未見其人。據此則此章是傷時語。非論人品矣。看來不必。○袁了凡曰。道字最可味。蓋行義而止。建立功名。廣施德澤。猶在作用上著力。道者率性之謂。措置不合乎天真。設施不本諸性命。則雖天下國家可均。皆非達道也。此所以未見其人。

齊景公有馬千駟章。只泛就景公夷齊為人說。不必專就爭國讓國說。爭國讓國亦在其內。○陳伯玉曰。使夷齊有千乘。定然異於齊景。不限定是窮餓。○此說妙。蓋此只見稱之不係於貧富。非謂貧者之必有稱。富者之必無稱也。○莊周云。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非知伯夷



者也。若伯夷可謂全其性命之正者矣。謂之死名可乎。  
○附大全辨或曰。論語但言餓於首陽耳。後人却添出  
餓死意。當時遜國而逃。豈至餓死。若夫叩馬采薇。不見  
於經傳。雖以左傳國語之好誣。未嘗傳其事於列國卿  
大夫士之口。歌詞尤淺陋。以暴易暴。比擬不倫。此豈賢  
者之言。司馬遷好奇輕信。取韓詩外傳爲據。書未之聞  
也。按程子云。史記所載諫詞。皆非也。武王伐商。卽位已  
十一年。安得父死不葬之語。註不明說。最是。○樂天齋  
翼註曰。異以德言。

子亦有異聞乎。章總旨。此章總見聖教之公。而擬之曰  
異。擬之曰遠者。皆非也。自其非異者論之。不特所聞止  
詩禮而非異。卽鯉之所聞。進於詩禮。有如顏曾之所聞。

者。必是因其天資功夫所近。而仍非異。自其非遠者論  
之。不特聞詩聞禮而非遠。卽初聞之時。止有詩。未有禮。  
初聞之前。未有禮。并未有詩。亦必是因其天資功夫所  
未近。而仍不得謂之遠。

子亦有異聞乎。節。樂天齋翼註曰。註陰厚其子。勿說太  
甚。恐傷聖門體面。

嘗獨立二節。吳無障曰。伯魚說又獨立。須與起初光景  
不同。言我昔日只道是偶然一次。誰想他日原是這樣  
過庭。畢竟學禮之外。別無說話。此伯魚最善形容處。○  
能言能立。雖從詩禮來。實從心體上發出來也。若只勦  
襲詩禮之糟粕。與心體有何干涉。○刁蒙言曰。事理通  
達。品節詳明。是說識見心氣和平。德性堅定。是說涵養。



○鯉退而學詩。鯉退而學禮。此二句不可看闕了。見得伯魚承當得夫子之訓。

問一得三節。樂天齋翼註曰。聞詩聞禮。不是前此不曾聞。只是聞此而益知詩禮當學意。○胡寅之曰。詩禮雖夫子之雅言。然向也習而不察。一得於提醒。則恍如有得。遠字只對私厚而言。君子不私厚其子。亦足破世人異同之小見。豈不是長了一見識。此是陳亢實有所得處。○劉上玉曰。亢語意仍重喜在聞君子之遠其子一邊。○沈無回曰。有意於遠其子。則不能無意於異其子矣。遠與異一私心也。陳亢到底不曾明白。

邦君之妻章。邦君之妻四字。是通節綱領。而君稱之曰夫人一語。又是下二段綱領。下文兩君夫人。俱因君所

尊而尊之。正名定分。全在君稱之三字上。○許白雲曰。天地閒男貴女賤。女子貴者。方得比於男子。故夫人自稱曰小童。比於小男子也。大夫之妻曰孺人。亦比小男子也。公侯之妻曰夫人。則比男子矣。至為天子之妻。始曰后。則直比於繼體之君矣。○此章南軒以正嫡妾之分言。蒙引謂未見得是。看來有二意。一是警婢妾不得上僭。一是警夫人不得下替。然總在邦君身上。邦君不得輕夫人。而使有白華之怨。亦不得縱夫人。而使有牝雞之晨。○小童小君。雖是謙詞。然不重在謙。見得唯夫人然後用此。以為謙。亦是見其重意。時說竟謂此二句不重者。非。○大全辨或曰。春秋時以妾媵為夫人。徒欲尊寵其所愛。而不虞卑其身。如惠公仲子者是也。以妾



母爲夫人。徒欲尊崇其所生而不虞賤其父。如僖公成風者是也。卑其身則失位。賤其父則無本。信乎名之不可不正也。

論語講義困勉錄卷第十六 終

論語講義困勉錄卷十七

陽貨第十七

陽貨欲見孔子章。按敘此章者。只孔子不見一語。括盡通章大旨。可以時亡。自可以塗遇。可以塗遇。自可以互相問答。孔子自是孔子。陽貨自是陽貨。卽謂貨未嘗見孔子。可卽謂孔子始終是不見亦可。易曰。遯之時義大矣哉。要在此等處著眼。○周季侯曰。貨之矚亡饋豚。是把正經禮法來束聖人。而夫子却只遊戲三昧。偏不執著死法應他。○陳眉公曰。季平子逐昭公。桓子世濟其惡。公論所不容。一旦爲貨所囚。貨必謂此人心所共快。孔子欲張公室。當際此時而仕於我。此欲見孔子意也。宋儒謂其欲附己爲亂。今儒謂欲假孔子爲重。俱謬。○



三說要兼用

性相近也章。張彥陵曰：相近，政如孟子好惡與人相近。一般氣質之說，專為近字添注脚，不知此近字，正就那遠處揭出，以提醒人語氣甚圓，正不必過為回護。○蒙引謂性相近，只說得中人上下者耳，故下章除却上智下愚說，此本大全吳氏之說。然看來不若朱子謂性相近是通說，上智下愚是就中摘出說為妙。若依蒙引，則下章注氣質相近之中，中字當作外字矣。○雙峰饒氏新安陳氏講注兼字俱妙，但饒氏說未甚透，故陳氏暢發之耳，非有二也。○此章大全辯芑山張氏以朱注兼氣質而言句為不是，謂於此可見程朱不合孔子處，可謂無忌憚。○徐儆弦曰：習有二，形生神發，情有緣物而

動者。風染氣移，行有因俗而遷者。○緣物而動，此是一人之習，因俗而遷，此是眾人之習。○不可說壞習字。唯上智與下愚不移章。張彥陵曰：按性相近也，而有不移，何也？非其智且愚而不可移也，以其終之不移，而知其智且愚也。蓋語意雖說不移，主張原在可移上。○蘇紫溪曰：上智下愚不移，正是習之相遠也。中人之人，可以善可以惡，有始習於善而終復移之惡者，有始習於惡而終復移之善者。唯上智之人能盡其性，始之所習此善，終之所習亦此善，更不可移之惡。下愚之人自棄其性，始之所習此惡，終之所習亦此惡，更不可移之善。此正是大相遠處。○聞上智與下愚不移，如中庸云：雖愚必明，則是可移也。往往多不得其說，意以謂困而



不學、民斯爲下矣。不曰愚而曰下愚，以其不學故愚而愈下耳。此所以不移也。困而學之，安知其不克念作聖乎。○王龍溪曰：聖人立教，皆爲中人而說。○此章不是專對中人說，以爲專對中人說者，誤看唯字耳。○程註語其性則皆善也。語其才則有下愚之不移。此性字乃天命之性，與上章氣質之性不同。此才字，卽當氣質之性看。饒氏謂性相近是說性，上智下愚是說才，不是。○此章是申明上節之意，口氣若曰：謂性相近，習相遠，而天下上智下愚之分，似不得專歸之習而不歸之性也。不知此惟其不肯移焉耳，無不可移之理也。則上下之分，仍在於習，不在於性矣。唯字當如此看。圈外程註最精，與本文亦非有二。但本文說得渾融，而程註說得明。

快耳。總之卽是困而不學，民斯爲下之意。蒙引存疑，俱爲因上章未完，故復言之。不是。麟士謂唯上智不移，則凡未能上智者，可危矣。唯下愚不移，則凡不甘下愚者，可勉矣。亦不是。蒙引又謂程註與本文不可強以爲盡合，亦不是。語類謂伊川那一段，却只說到七分。想亦是朱子未定之論。○按困而不學，民斯爲下，是指自暴自棄者言。此所謂下愚，又是一種。故蒙引存疑，朱子俱云。程子與本文不可強合其說是也。壬申九月改

子之武城章總旨。張彥陵曰：按此章總見治必以道，須以道字貫到底。○前半截喜其能行，後半截喜其能信。在莞爾而笑分。玩註喜字、嘉字，可見喜子游、嘉子游，又皆以勉二三子也。此意則寓在二截內。



聞絃歌之聲節。○因時爲教。古雖有是法。然聞絃歌之聲。則不必拘時候。饒氏云。想是春夏時。太拘。夫子莞爾而笑。節。牛刀是借言。不是喻言。○使子游之絃歌。用於周公未衰三家未僭之先。夫子不必有此笑。不必有此戲。昔者偃也。節。張彥陵曰。按學道從平日調養言。君子學道。才能愛人。小人學道。才能易使。却不重君子。小人上見。主治者。不可不教君子。小人以道。要得子游引述口氣。○李穀侯曰。本文學道。是將禮樂詩書。對著刑名法術之學看也。○大全辯卓菴張氏曰。學道二句。明已所以教武城。以禮樂之意。唯恐不得當於夫子。而援舊聞以證之。卽此見于游溫柔孫順。不自矜詡處。宛然有道。

氣象宜其教之易行也。○此章夫子之言。都是深喜意。並非傷時。但舉世無此。故一觸於耳。不覺深喜。此則是傷時耳。然亦止在前半截內。則有之。若後半截。則此說都用不著矣。偃之言是也。節。公山弗擾以費畔。節。亦不必爲不狃回護。總之聖人舉動。非可臆度。子路不悅曰。兩節。如有用我者。句。看來卽貼公山說。亦不妨。顧麟士謂豈徒哉。決公山爲東周。決我也。自是兩節。若作一滾說。則看公山之召太重矣。此不必從。○吳省菴曰。吾爲東周。非欲使魯爲天子也。使文武之道得行於魯。便是東周。卽魯一變至於道意。○王觀濤曰。魯



在周之東。使魯一遵周道。而禮樂法度。犁然振舉。則周道東矣。興魯卽是興周。非繼周而興之謂也。○存疑曰。聖人嘗言如有用我者。只說期月可也。三年有成。至公山弗擾之召。則曰如有用我。吾其爲東周。此事極大了。如何這等說。蓋當時公山等之叛。皆由三家自做不是了。故使他得以爲辭。觀陽貨欲張公室之言。可見使聖人見用。因此而說季氏使還政魯君。又說魯使脩職貢於周。他必欣然樂從。由是復興文武之業。特易易耳。比常時用聖人。決是不同。故不曰可也。有成。而曰爲東周。○按存疑說煞了。不若饒氏難爲臆度之語妙。且爲東周與可也。有成。亦不必果別。若聖人乘勢而起。比常時自易些。此意則有之。

子張問仁於孔子章。○張彥陵曰。按子張一生病痛。只是務外。夫子因病立方。○五則字不落一層。正示以能行五者於天下之實言。必造到這等地位。方謂之能行。所謂以效自考者如此。○歸仁無怨亦然。○李穀侯曰。孰爲五者。曰恭寬信敏惠。不恭不寬不信不敏不惠。可謂仁乎。孰謂行五者於天下。曰恭則不侮。寬則得衆。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不至於不侮得衆。人注有功。足以使人。則是其恭寬信敏惠者未至也。如何則能曰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誠如是。則雖欲不行於天下。不可得也。○李九我曰。行五者而曰於天下何也。吾身在天下。便與天下相離不得。豈子然一身。空空行此五者。少不得與天下相酬酢。相



周旋聖人論仁未嘗離天下正要人實際處下手○要在實際處下手此意已包在行五者內了於天下則是又要其無間不得如九我之說○九我又曰此句一直說下不分兩截○蒙引亦有此說然蒙引謂不分兩截者恐人專以能行屬五者以爲仁矣屬於天下也故云若行五者於天下則仍是兩截也○存疑謂觀恭寬信敏惠五件與所言之效乃是主居民上者言蓋子張時已出仕此說太拘○鄭申甫曰若說心以恭寬信敏惠而存存疑說如此則仁另是一物而以是五者爲束縛其心之具支離甚矣蓋恭寬信敏惠蒙引說如此總是此心總是仁之隨在異名耳析而言之曰恭寬信敏惠合而言之只是一仁仁不在恭寬信敏惠之外止說個仁却渾

淪無可下手○二說我從存疑然其實亦非相背蓋存疑是淺一層說蒙引是深一層說耳○按蒙引說並不如此不知予前所覽蒙引本如何乃有此一段話癸亥七月○依勉齋以體用解爲仁矣亦不差但不當以註心存理得分貼故蒙引以爲未當蓋心存理得俱在體上說而用處自見於言外○畢竟是勉齋之說的確乙丑十一月二十○勉齋黃氏謂心存是心之德常存當理是事之理常得分體用看○以此五者存心則心自然無私以此五者求理則理自然恰合○註心存理得蒙引與勉齋之說不同勉齋分體用看蒙引則云恭則心不放云云此皆理之所在故心存理得不分析蒙引非也後來諸說紛紛皆起於蒙引欲翻勉齋之說○大



全輔氏謂恭則仁之著蒙引謂其非本旨此則蒙引是也。輔氏蓋亦認五者爲心與理而不知五者是存心之功而求理之事不可直謂之心不可直謂之理。○從勉齋蒙引說則是仁從五者而出此是用功時言從輔說則是五者從仁而出此是成功時言雖似皆有理然此處正論用功故輔氏說不當夾雜於此。○順治丁酉湖廣葉自岩能行至敏惠墨曰自其成功言此五者從仁而出者也自其致力而言此仁從五者而出也最明又云因發而驗存因感以全寂亦確。

佛肸召章總旨 公山佛肸兩章因子路所疑而諭之故所告不同朱子說極是要之意亦相通但本章所指則各有在爾。○焉能繫而不食雖亦有爲東周意然却不

重。只重在要變通上。雖亦有當爲世用之意然亦不重。只重在要變通上。

佛肸召節 張彥陵曰按平王東遷岐豐故都沒入於秦當時魯衛宋鄭諸國小弱不振其强大稱伯主盟中夏者惟齊與晉耳故夫子初意欲興魯爲桑梓之國也其次直屬心於齊齊太公之後又其地畧强大而當時如齊景公老不能用夫子始不得已而行耳此一番欲往佛肸之召實欲感化佛肸悟聽吾言束身歸晉乘此假晉興周此夫子欲往本意也。○看聖人欲往之意亦說煞了說見公山章。

不曰堅乎節 張彥陵曰堅白二字是借說字面不著物上亦不著道德上。



吾豈匏瓜也哉節。此節當緊根不磷不緇來。不磷不緇而不往。便是匏瓜。若未能不磷不緇而不往。則亦未爲匏瓜也。蒙引得之。存疑殊不是。其說附後。○附存疑曰。磨不磷。涅不緇。答欲往佛肸之召。意已明。匏瓜之喻。是示已當爲世用之意。與上文不粘著。

女問六言六蔽矣乎章總旨。周季侯曰。蔽字與言字相對。六言者六個話頭也。這六件把做話頭拈弄不得。須是參研自一。使我靈明迸露。到處逢源。故君子終身有六德之用。而實未嘗有六言之名。若只羨慕六個話頭。有一話頭。卽有一番情見。爲之湊泊。卽有一番影似。爲之障礙。纔開門戶。卽是墻垣。所謂六蔽也。夫子劈頭一語。直是提出子路於萬嶂之中。向後一一剖出病症。使

他自返病。雖有六良藥。只在學字。一味旣投。百病皆愈。非有學以治愚。復有藥以治蕩也。○當兼逐件學說。方全。○李衷一曰。學不是口耳。只是要心體上打疊明白。當兼見聞說方全。蔽處都是心體上鶻突。故或蔽於有餘。而不能以自哀。或蔽於不足。而不能以自益。或蔽於一所。而不覩其大全。或蔽於執極。而不達其時中。

女問六言六蔽矣乎節。張侗初曰。六言六蔽。蔽卽在言字見。美德無可言。不必如此說。可言都是名目也。世間好名目。誤人者多矣。故須以學破之。○六蔽卽在六言中見之。不平。不曰六德。而曰六言。原未嘗實有諸已也。○樂天齋翼註曰。居字非徒因起對而命之。緣他粗率少精細。要他靜坐潛思。聞所未聞也。



好仁不好學節。仁字南軒以力行說。勉齋存疑以愛人說。當兼用。○樂天齋翼註曰。學凡考之師友。求之方冊。皆是。注云好學以明其理。明字對蔽字生。然所謂明其理者。如好仁又好學。則認得仁真了。便是明仁之理。非仁外又有理也。餘倣此。作文用真字作骨。最好。○愚是昧理循物。蕩是窮高極遠。賊是執自家小信。不顧他人利害。絞是急迫而犯人情。勇就作為果敢。上說亂者。越理犯分。剛就本體堅強。上說狂者。率意無忌。○樂天齋翼註曰。狂躁率也。如要言即言。要行即行。不沉靜也。○李九我曰。學而不好。只是口耳之私。只增長得蔽。去他不得。○好得真。便去學了。何得有蔽。○此說深看。好字。○王龍溪曰。好仁好知好信好直好勇好剛。夫非學

與。而何以曰不好學也。曰謂其偏有所好耳。有所見。則有所不見矣。有所好。則有所不好矣。所以道一翳在眼。空花亂落。○此說淺看學字。

何莫學夫詩章總旨。此章是說學詩之益。非是說學詩之法。註以法言者。必盡有此益。方可謂學是即法也。要知聖人全是要諷誄中加體會功夫。故下可以字。邇之遠之多識字。引伸觸類以自得。正在篇什語言之外。○徐徹弦曰。大凡六經皆稽實待虛之言。苟讀詩者有所感發。則興觀羣怨事父事君。隨所玩習。皆有可得。奚必讀陟岵而後可以言事父。讀四牡而後可以言事君也。

何莫學夫詩節。學字宜玩。體驗工夫。全在自得。非誦字讀字可代。○張彥陵曰。人之所最易流者情。然淫蕩之



情得詩而節。人之所最難治者氣。然忿激之氣得詩而平。處常處變之道盡此矣。○湛甘泉曰興也者動也。以志動志其志同也。○李毅侯曰興則有以感發其志意而為善不懈。觀則有以考鏡其得失。而於理無惑。詩於性情尤切。所謂發乎情止乎理義。一言最得其要。發乎情故有羣有怨者。人之所不能無也。止乎理義故和不流。怨而不怒。○玩其文法。上說四可以。而卽接以邇之遠之云者。則知事父事君。領上四可以來。正是興觀羣怨之實際處。○此說甚妙。愚意羣怨又當為興觀之實際處。然大全蒙引存疑。都無段落。不知何故。○仇滄柱曰時手拈邇之二句。反撇却蓼莪。天保諸章。謂三百篇皆可作忠孝之書。求深反遠。不如切實指證。令學詩

者有所依據也。八科文徵○大全辯或曰匡衡號善說詩。能解人頤。而相業無稱。不免與張禹孔光為伍。事君事父。大義猶懵然如此。則所以學夫詩者。亦徒章句文詞而已。其賢於區區草木蟲魚者。能幾何哉。此可以為戒也。

女為周南召南矣乎章。張彥陵曰。下二句正喚醒不可不為之意。○姚元素曰。凡人能行處。全是人情物理上通透。此處不通透。雖家庭之間。自有許多窒碍處。註不可行。根無所見來。不平。○沈無回曰。二南皆被化後所作。此治象也。非治本也。夫子教子為二南。豈教其求之於二南。正教他邇入本原來。果於此通透。則國家天下自然打作一節。更無阻間。○析疑曰。人情當大庭廣眾。



檢束常易。唯暗室屋漏。閨門衽席。不愧甚難。故古人工夫。全於難處著力。○按此段專指脩身於家之事。非指齊家也。○竊意此爲字。與上章學字。自當深看。有身體力行。引伸觸類之意。然大全蒙引。皆止以誦讀說。不知何故。○王肯堂一節文云。家庭間情常掩義。所賴涵濡之而軌於正者。獨有二南。而苟不爲之。則情然牽於情愛之私。而觸境成滯。几席之近。悉迷途焉。無論遠矣。閨闈內欲常隔理。所賴諷誄之而偕於道者。僅有二南。而苟不爲之。則冥然行於物欲之途。而舉足成碍。牀第之邇。悉窮途焉。無論遠矣。

禮云禮云章。朱子就心上說。則是對虛文者言。程子就事上說。則是對僭竊者言。當兼用人而不仁及禮讓爲

國章似亦當然。○敬和在鐘鼓玉帛之先。亦在鐘鼓玉帛之內。○仇滄柱曰。有制禮作樂之本。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焉。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生焉。是也。有行禮奏樂之本。先有恭敬之心。而後有玉帛之交錯。先有和樂之意。而後有鐘鼓之鏗鏘。是也。八科文徵

色厲而內荏章。蒙引淺說。俱以確然有守。毅然有爲。貼色厲。以甘於利。而怵於害。貼內荏。

鄉原章。或主自賊說。或主賊人說。○樂天齋翼註曰。德字指正理言。如忠信廉潔是也。似忠信亂了。真忠信似廉潔。亂了真廉潔。把真正德都被他混淆了。豈不是賊。勿作自賊。賊人看。只重賊理。○大全朱子及蒙引存疑。皆以鄉原之愿。非真愿。則中行章注。謹厚之士。乃指真。



愿也。真愿猶不可進於道。况鄉愿乎。道聽而塗說。章管登之曰。道與塗。俱浪漫之意。不必以地泥之。此只形容他入耳出口。畧無停蓄的景象。莫認實說。○聽還是好的。病只在塗說上。○德由聞見以入。要在潛心體會以蓄之。方爲吾有。入耳而出口。究竟於身心何益。○此說是因其塗說而謂其德之棄。○王觀濤曰。只病在不經心。若經心思索。自不暇說。○此說是因其先棄德而後塗說。此是餘意。○鄉原二章。德字。饒氏分別得妙。朱氏公遷說與相反。不可從。○張君一文曰。此其一言之洩。不足惜也。而率此淺躁之胸襟。其尚可以有爲乎。况一言之洩。所傷正自多也。即使片善之遺。未甚失也。而率此浮蕩之心思。其尚可與有成乎。况

一善之遺。所失正不少也。蓋其所急欲收者。博聞敏捷之譽。而不知收其名者。喪其實。其所急欲炫者。才辯議論之華。而不知外愈逞者。中愈涸。

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章。鄙夫不足責。責正在與之共事者耳。○與鄙夫共事之人有二。有以爲易與者。有以爲有用者。○熊伯甘曰。賢者當辯鄙夫於早。若寇準司馬光。誤認丁謂呂惠卿。害事不小。○極天下之小人。皆可以鄙夫名之。以其背乎正大之道。則謂之小人。以其遠乎高明之域。則謂之鄙夫。總之一樣。觀注以庸惡陋劣並說。可見不當除出大奸大惡說。○庸陋似是柔惡。惡劣似是剛惡。陋甚於庸。劣甚於惡。庸如霍光。陋如張禹。惡如李林甫。劣如楊國忠。注小則吮癰舐痔。大則弑



父與君。此二者剛惡柔惡皆有之。雲峰分貼似未盡。丙辰七月家談九月廿二誌○蘇子瞻告神宗曰。臣始以爲鄙夫之患失。不過備位以苟容。及觀李斯憂蒙恬之奪其權。則立二世以亡秦。盧杞憂懷光之數其惡。則誤德宗以再亂。其心本於患失。其禍乃至於喪邦。可爲此章注疏。

古者民有三疾。節。樂天齋翼註曰。此章只是氣習。原無盜名欺世意。時文乃有以蕩而托之等語。非是。○時文云。古今受疾本同。變症自異。爲矯時之論者曰。寧爲其有疾無爲其無疾。而有疾者又如此矣。○廣炬訂曰。三項是鄉原之變局。○又曰。是嘆氣習。非論氣質。及氣數。○民字宜汎作人字解。圈外范注似拘。或是之亡。厚齋

馮氏謂是不敢爲決然之辭。恐亦未是。疑是有所指之辭。

古之狂也肆節。張彥陵曰。肆不拘小節。正見他志願太高。蒙引謂不拘小節。卽高志願太高。此說本此。故名曰狂。廉稜角峭厲。正見他持守太嚴。故名曰矜。直徑行自遂。正見他暗昧不明。故名曰愚。○倪伯昭曰。蕩與忿戾的人。縱恣不羈。落落難合。其與狂者矜者。雖是天壤不侔。其疾還顯然易見。唯以陰藏狡猾之夫。而外爲駭不曉事之狀。就其挾私妄作。亦是他暗昧不明。而實非真愚也。則今之所謂愚者。不過詐而已矣。語意與上稍別。○按肆之爲蕩。廉之爲忿戾。是已甚。意直之爲詐。是相反。意曰。肆曰廉曰直。則成其爲古之狂矜愚曰蕩曰忿戾曰詐。則成其爲今之



狂矜愚非狂矜愚之也。古之狂矜愚也。○樂天齋翼註曰：廉是守己，忿戾則與人爭，如執己之是，校人之非，意直屬行事上說。愚者見理不明，但據所見，一直行去，全無委曲，故曰徑行自遂。詐則又不甘於愚，而強作機械變詐之事，以遂其私，故曰挾私妄作。惡紫之奪朱也。章樂天齋翼註曰：上二句引起下句。○朱子以邪常勝正說，南軒勉齋以似是而非說，似可兼用。若孟子則專說似是而非者耳。

予欲無言節 張彥陵曰：按此章書意，亦須從言語外想像始得。蓋聖人之道，言亦盡，不言亦盡。此云欲無言者，是覺有不消說他也罷之意。言字正著教人上說，教下學者之心悟也。不言何述一問，子貢儘有悟頭。

予欲無言節 朱子曰：此句從聖人前後際斷，言語不著處，不知不覺地流出來，只是不消得說。蓋已都撒出來了。若是言不能盡，便是有未盡處。聖人言處也盡，做處也盡，動容周旋無不盡，所以不消說得。○觀此則以無可言為解者謬矣。○恐人不能盡曉，反欲無言，此意可想。○此句只依註解為是。輔氏謂有兩意，不是其所謂領畧體察。多在註以言語觀聖人句內，不但徒領畧其言者非，即徒體察於言者亦非。○呂用晦曰：此與不立文字法門大別，不得援儒入墨。

子如不言節 王觀濤曰：兩個天何言哉，總說天何嘗言而不待言之意，即在所以行生處。○蒙引曰：妙道精義



之發發謂發見不是妙道精義在內面却發在動靜上  
○徐岩泉曰人若曉得四時之行不得不行便見夫子  
不厭處百物之生不得生便見夫子不倦處○兩句  
所映俱是不厭處俱是不倦處不得分配○大全謂時  
行物生兩句自爲體用須知此是餘意若正意則時行  
物生俱屬用○曰天之行四時則仍重在所以行處而  
四時之行不足見天矣曰四時行焉則即重在四時之  
行而其所以行處即見於此矣

孺悲欲見孔子章 張彥陵曰不足見而不見是孺悲不  
見孔子非孔子不見孺悲也不使之見而又使之聞則  
孺悲亦既見孔子矣所謂不屑之教誨也心氣和平不  
動聲色聖人真同造化○夫子所以不顯絕之者顯則

恐彰其過於人也。是亦以微罪行之意也。○依輔氏以  
辭疾爲絕之。取瑟爲教之。方是淺說亦如是。庚子四月

廿四改 ○大全辯卓菴張氏曰因孺悲可教故示之如  
此若陽貨向魍之流則遠之惟恐不及耳人皆以此爲  
孔子之善教而不知孺悲之可教此亦闡幽之意後人  
學孔子者因人而施可也若槩以此爲教法苟遇陽貨  
向魍之流有不激而賈禍者哉觀朱子以脫粟飯胡紘  
至有落職之罪可爲明鑒

宰我問三年之喪章總旨 此章提出仁字最重指不忍  
之良心上說凡人心不安處即是仁仁字與安字正相  
應夫子提醒宰我處只在於女安乎四字上○周季侯  
曰宰我一問非真忍於忘親也只爲罔極之報原不在



三年。衣疏食糲。初無益於死者。而徒使禮樂廢墜。有乖於人道。故酌量情理而欲節之。却不知孝子之於親。每事惟恐其不足。故雖明知無益於親。而爲此無可奈何之計。聊以自盡其心耳。今乃計時論序。爲之斟酌其中焉。將此心放頓何處耶。此心旣失。又豈復有禮樂耶。故失子不暇闢其禮壞樂崩之語。亦不與細論三年期月之是非。只反覆就他本心不能自安處挑責之。到末後纔點出子生三年一語。以見先王制喪初意。使宰我聞之。惻然其不寧。慘然其欲淚。當自覺其本心難遏者。本心之外。何禮可論。何樂可談。禮壞樂崩之謬。不必攻而自破矣。此聖人之善於以仁牖人也。

宰我問三年之喪節

三年不爲禮節。朱子曰。禮樂無所不在。喪固有喪之禮矣。唯樂無用於喪。然當喪而不樂。是乃樂之所以爲樂也。若當喪而玉帛陳焉。鐘鼓作焉。則其壞禮而崩樂也甚矣。此其言之失。有不待言者。故夫子不之答。而直以不忍之端告之。○樂天齋翼註曰。崩壞只是生疎了。

舊穀旣沒節

食夫稻節

女安則爲之節。兩女安字極重。兩則爲之頗輕。全要激發他使不自安耳。○不爲與爲之。俱指食稻衣錦說。而爲期年卽在其中。○故不爲也。依蒙引。則指食稻衣錦與上下兩爲字一樣。若存疑曰。故不爲也。只是承上言。不爲食旨聞樂居處也。今汝則爲之。是爲食稻衣錦。依



此則此節三爲字不同矣。蒙引可從。

子之不仁也節。新安陳氏解不仁字。卽以安於食稻衣錦說。與註不同。與蒙引意合。○薛敬軒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傳者以爲喪所以三年之故。是爲報服。非正解矣。○正爲對宰我說。故淺言之耳。

飽食終日章。張彥陵曰。按難矣哉。凡二見。一見於羣居終日。一見於飽食終日。可見心不可不用。又不可一日不用在道義上。○鄭淡泉曰。危之也。惜之也。乃所以警之也。○終日云者。猶緩其辭云爾。心雖一息不用。不可也。○樂天齋翼註曰。所用心。如學術事業之類。○顧涇陽曰。當時人見孔子與羣弟子。非先王之法言不言。非先王之法行不行。多疑其迂拙。且以腐儒目之。那言不

及義好行小慧的。却囂然自以爲伶俐。見孔子汲汲皇皇。畧無休暇。多嗤其勞苦。至以戮民擬之。那飽食終日無所用心的。却飄然自以爲撇脫。析疑

君子亦有惡乎章總旨。此章上惡悖德者。下惡亂德者。所關於世道人心不小。故聖賢用惡。皆維世之意。○須知有惡。正所以全我之愛。卽仁人放流朕。聖讒說意。然聖賢之惡。只是合得天下人的公惡。○析疑曰。終身未嘗言人過失。生平未嘗臧否人物。終日談未嘗及時事。此特三代以下士人德行。恐非聖人大中之道。且其流將至爲鄉愿。爲胡廣之中庸。聖人第曰誰毀誰譽。非并善惡而一切不及也。風雅三百篇中。刺淫慝。憂時事者。何直切也。而聖人且以爲溫柔敦厚。春秋一字褒鉞。且



得謂之稱惡否。

君子亦有惡乎節。張彥陵曰：君子無所不愛，亦有惡乎？對愛說，賜亦有惡。對君子說。○樂天齋翼註曰：下流只是下位。○訕上蒙引存疑，皆以上本無過而加謗毀為說。看來當兼有過無過說方全。稱人之惡亦然。○蔡虛齋曰：自己不度理勢，便窒塞不通，不是行去見窒，然行亦必見窒矣。○雙峰謂果敢即前章之剛，然蒙引解前章以剛屬性體，勇屬作為，及解此章又以勇屬血氣，果屬作事，蓋所謂作事亦指作事之志言耳，則與雙峰說仍合。

賜也亦有惡乎節。張彥陵曰：微非知，不孫非勇，許非直，此三等人却認煞是自家好處，蓋誤以為知勇直非偽。

托之也。○然兼用亦不妨。○翼註曰：勇以氣言，果敢以意言，得之。

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章。張彥陵曰：俱著君子一時用情言，其本源在脩身不在用情。○方孟旋曰：人待女子小人，往往任情，故嘗以近而得不孫，則近之心難制也。嘗以遠而得怨，則遠之心難持也。難固在我養之者，不當徒咎女子小人。○樂天齋翼註曰：此論御臣妾之難，在御之有道，蓋女子小人多忽之而不知其難，養故夫子提出示人，使人知養之之道。○又曰：近是比昵，與慈不同，遠是疎斥，與莊不同。○按沈無回曰：遠生於近，近之不可，方有遠，此說極有意思。然亦難拘說，亦有始終近之者，有始終遠之者，更有始遠之而終近之者，但



始近終遠者爲多耳。○黃陶菴曰：聖王知其然也，嚴未  
然之禁，大宰得以制宮中，燕游得以親正士，故有樊噲  
周昌，則籍孺戚夫人不足患也；有申屠袁盎，則鄧通鄭  
夫人不足患也。原評云：聖人言難養者，欲人思所以善  
養之道，非謂難而委之無可奈何。○大全辯少墟馮氏  
曰：士君子多加意於大人君子，而忽畧於女子小人，不  
知女子小人，尤其是難養。可見自家學問，真是無微不至，  
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芑山張氏曰：聖人立言大小  
兼該，雖不必將女子小人專看做婦寺，而處置婦寺道  
理，未嘗不在其中。  
年四十而見惡焉章。此章一則對未四十者言，不可不  
勉，一則對已四十者言，不可不懼。

卷十七終

論語講義困勉錄卷十八

微子第十八

微子去之章總旨。通章大意，大都專爲微箕暴白精誠。

○存疑亦主此說，然不必。

微子去之節。顧涇陽曰：或去或奴或死，總是一副心腸。  
各分頭去做，凡皆多方設法，爲感悟獨夫地也。○感獨  
夫存宗祀，二意當兼用。○牛春宇曰：按書云：吾家耄遜  
於荒，則微子之去，只是遜於荒野，冀感悟君心地，非便  
是歸周。○樂天齋翼註曰：抱器歸周，在克商後。○微子  
面縛抱器，用脩皆疑其無，看來二事，雖不得謂其皆有，  
亦不得謂其皆無，面縛之說出於左氏，似可信，所謂左  
牽羊右把茅者，不必以手牽之把之也。○奴，猶云囚犯。



也是紂囚箕子以爲奴。爲之二字。則屬箕子身上。有二意。不極諫而死。是其爲之奴處也。佯狂受辱而不復諫。是亦其爲之奴處也。

殷有三仁焉節。樂天齋翼註曰。仁字主愛之理言。去以存祀。奴以俟時。死以悟主。皆是愛君愛國。不拂乎愛之理。便全其心之德矣。不平。○輔氏謂註不拂乎愛之理。指惻怛而言。有以全其心之德。指至誠而言也。此說不是。愛之理內。也有至誠惻怛。心之德內。也有至誠惻怛。雲峰說得好。○至誠卽作無私看。惻怛卽作當理看。○曰仁。則忠與義皆不足以名之。以其非徒慷慨激烈。自表見而已者。癸亥錄廣炬訂

柳下惠爲士師章。樂天齋翼註曰。言人情皆惡直而好

枉。直道則雖去無益。若枉道則又不必去。須上重下輕。抑揚看。方見必不肯枉道之意。○又曰。三黜是屢黜。不限三次。蒙引云。子未可去而之他邦乎。或者有以見用也。此語最細。○又曰。直道枉道寬說。而刑罰在其中。○仕而黜。黜而復仕。此其和而介之見於三黜前者。三黜而終不去。三黜而終不枉道。此其和而介之見於三黜後者。和而介。是其同於聖人處。和有不恭意。是其異於聖人處。

齊景公待孔子章。張彥陵曰。卽此商量計較。此條與蒙引合。便非待賢之誠。老不能用。以孔子無近功也。孔子行承上二意。重不用邊。○按蒙引程註各是一說。不可強合。子初誤看。辛丑六月廿七日○析疑曰。齊之陳氏。卽魯之季



氏也。以季孟之間待之。卽是陳氏之下。諸卿大夫之上矣。尚爲薄乎。記者載此。正見齊待孔子如此之厚。而只爲一言不用。遂行。可見孔子只要行道。全不顧祿位。○

按此與程註合。乃正說也。蒙引不必從。  
齊人歸女樂章。沈無回曰。季桓之用孔子。亦知其非附己者。然不無任德之心。不料甫得政。而墮三都。出藏甲。慮無不强魯而弱季者。桓子已心忌之矣。獨其所持正。又進用由己。去之苦無策耳。齊人窺見是意。故敢於行閒。而不虞不受。桓子亦樂於齊之有是閒。故明受其餽。而不辭。外借隙於隣國。內分誘於主君。而陰以快其強國削家之憾。此意夫子窺之深矣。卽女樂不至。亦必不能竟其施於魯。使刻而謗焉。夫子猶行也。不然。桓子果

誤於一時。則夫子行矣。可以悟矣。寧待死之日而始悔不用耶。記魯論者。不曰魯君受之。曰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若與魯君無與者。明乎季桓子之行孔子也。○楊誠齋曰。人主之治天下。必先正其治之之主。人臣之相其君。必先正其人主之主。而小人敵國之欲傾人之國也。必先敗其人主之主而已。齊人懲於夾谷而謀魯也。不以齊謀魯也。以魯謀魯也。魯以女樂罷朝。而孔子行。則先敗其用孔子之主也。孰謂用孔子之主。非魯君之心乎。○註簡賢棄禮。依新安說。簡賢卽貼棄禮看是矣。而棄禮內。又當兼季桓子受之二句看。而季桓子受之二句。又當各兼二意看。季桓子受之一。則見桓子之專擅。一則見魯君之失柄。三日不朝。一則見君之



荒。一則見臣之荒。總之是棄禮。○以齊魯二章對接輿輩看。則見仕止之宜。以二章自對看。則見久速之宜。○久速之宜。從接漸騰俎事看出。本章所無。故麟士謂不扯為是。然看來兩行字內。自可包得此意。○當行而行。雖謂孔子未嘗行可也。○沈無回一條。亦太看刻了。桓子。大全孟子交際章。朱子謂墮三都。季氏何以不怨。蓋是時。季氏自不奈陪臣。何。此是近情之論。壬寅八月初四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章。林震華曰。鳳正所以尊夫子也。非時而見。故為德衰。而用一何字。則有不宜衰之意。故下遂以來者。可追諷之。已之一字。正見是可追處。從政者殆而則冷語拖說。此節意聯而語散。乃歌體。李九我曰。語意只渾渾說鳳而譏孔子之意。自在不必說。

鳳又說孔子。○接輿胸中自有所謂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謂德。○接輿人名。莊子屢見之。而高士傳乃云。陸通字接輿。大全邢疏主此今說者遂謂陸通接夫子之輿而歌。皆出附會。○存疑說約皆主此說。殊謬。○老龍孔鳳。春秋時極奇品題。

孔子下節。顧涇陽曰。天下有一毫不可為。豪杰不肯犯手。天下有一毫可為。聖賢不肯放手。

長沮桀溺耦而耕三節。附顧麟士曰。接通義仁山金氏曰。古之隱者。不以姓名自見。人亦不得而知之。論語所載。若荷蕢晨門。荷蓀丈人。皆以其物與事名之。不得姓名之真也。獨長沮桀溺。若得其姓氏者。然長與桀。古無此姓氏。而名又皆從水。夫子使子路問津而不告。則一



時何自而識其姓名計亦以其物色名之蓋二人耦耕於田其一長而沮洳其一桀然高大而塗足故因以其物色名之猶荷蓀丈人之云爾○按此與看接輿法同然終近鑿○是知津矣似譏非譏語意含蓄桀溺則發洩殆盡○蒙引謂桀溺詞語意思又較從容得多與此又不同○誰以易之句大全張氏是一樣說饒氏是一樣說存疑是一樣說從存疑可也

子路行以告節 四書鏡曰斯人人字兼君民言

子路從而後節 荷蓀便知非負荷世道之人○樂天齋翼註曰會其意只責子路不務農耳

子路拱而立節

止子路宿節 丈人之待子路前倨後恭是欲動子路而

不知隱然為子路所動也若謂其以田野氣味動子路之隱則淺

明日節

不仕無義節 張彥陵曰此節不仕一句提起下皆明此

句意長幼之節五句就丈人身上說是責其忘世之非

君子之仕四句就君子身上說是明其用世之志通節

重一義字龔應身曰仕字有委曲周旋栖皇皇意○

義字只依雙峰為是 壬申十月刪改 ○刁蒙吉曰長幼

之節句緊根見二子來君臣之義尤重於長幼長幼之

節其所明也君臣之義其所蔽也因其明以曉其蔽此

易納約自牖之道○樂天齋翼註曰行義與行道不同

行道在君必待遇而後行行義在我無論遇與不遇而



皆當行的。君子之仕不拘定在朝。如倦倦爲世之心而不肯已。便是行義。故道行則此義親見於吾身。固行義之事也。道不行則此義昭揭於天下。亦行義之心也。○義字原總去就說。但此對丈人言。則重在就一邊。故存疑以註。非忘義以徇祿爲餘意。

逸民章總旨。姚承菴曰。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是固然矣。不曰天之生斯民也。使之開太平。不使之自遺逸而已乎。數子之逸。雖曰爲世所遺。然不無自遺逸之意。一有自遺逸之意。胸中卽有可不可。非所稱天民大人矣。故記者冠以逸民二字。無可無不可者。不先主逸字於胸中也。蓋逸民有心避世。而聖人無意終藏。故詳列逸民而以己終之。見倦倦不忘用世意。

逸民節。張彥陵曰。逸民二字。乃記者所標。逸非隱逸之逸。言其胸懷瀟灑。不可以常格拘者。如心逸日休之逸。蓋高民也。是故有以隱而逸者。有以仕而逸者。其心一而已。○徐自溟曰。逸有遺逸意。言其未獲大用也。逸有隱逸意。言其自沒於世也。逸有飄逸意。言其不受塵鞅也。逸有安逸意。言其不任勞役也。逸有散逸意。言其各行己志也。○兼衆說以解逸字。較注似勝。然畢竟遺逸是正意。姚承菴說妙。

不降其志節。陳新安以非君不事爲不降志。以不立惡人之朝爲不辱身。此不可曉。不降不辱。總是一事。志以立心。言身以制行言。

謂柳下惠少連節。輔潛庵曰。倫是義理之次第。則慮亦



人之正思慮也。人之公心卽義理所在。故曰中慮。○姚承菴曰：其斯而已矣。應上降志辱身句。凡世之降志辱身者，一向潦倒，不知名節道義爲何物。二子雖降辱，而言行必依名節道義。中倫中慮，是尚志潔身之流也。所稱逸民者，意在斯乎而已矣者。二子無別行，外此亦不足以見二子也。○中倫中慮，只說不隨似不當兼不激不激在降志辱身內。○蒙引卽從三黜章看其中倫中慮極是。但其所云辭氣雍容，與三黜猶仕，此二意不重。中倫二句，只要說其不流，不重在和上。謂虞仲夷逸節，隱居是以隱爲高。放言是言不合乎經，所以示不可用也。註獨善自廢，乃自隱居放言中推出他那意思如此，不可說隱居就是獨善放言就是自廢。

身字根隱字來。猶云身之將隱也。囂俗污世，不得而染之。故曰中清。廢者，故爲放縱，而令人廢之用晦之宜也。故曰中權。○說叢曰：包氏云：放置也。不復言世務。○大全辯卓菴張氏曰：放猶置也。胸中欲言者，姑置不發。如後人不談國事之類，舊說誤將放字看作猖狂自恣。不知此特莊周之流耳。聖人是取逸民，非取異端也。○按此看放字最妙。與注亦不碍。卽介之推身將隱焉，用文之意。戊午五月廿四○樂天齋翼註曰：清權二句講須斟酌，只在他逸處模寫，便是講太好，是時中了。○吳省菴曰：中清中權，只是合得二者內一端，不可謂全是清權。○鄒嶧山曰：道雖以致用爲貴，然時不可出，亦有獨善其身而特立於汗濁之世，而合乎道之清者。道雖以



正言爲常。然經不可守，亦有辭若詭正而不失乎用晦之宜，而合乎道之權者。○蒙引云：隱居放言比之中倫中慮者，又不同矣。存疑曰：隱居則行未必中慮矣。放言則言非中倫矣。按此俱是。○鄭申甫曰：上節卽中倫中慮上見其雖降志辱身，非汙也。下節卽中清中權上見其雖隱居放言，非誕也。○吳因之曰：夷齊不降志辱身，此天下所明知也。至惠連則似和而縱矣。仲逸則似隱而僻矣。而夫子謂其中倫中清中權，正所謂發潛德之光，而取人於形迹議論之外者也。○仲逸夷齊是一流人，但夷齊是清而剛者，仲逸是清而柔者。○隱居放言與不降不辱同，但不降不辱則風節外露而隱居放言則光芒盡斂矣。予前以清而剛清而柔分之，最明。

隱居雖與北海之辟同，而其剛柔之用則分矣。予前疑夷齊仲逸分別處，只在放言不在隱居，則大誤也。辛丑六月廿八改○呂用晦曰：泰伯何以不稱逸民，則知仲之逸，初不以遜國也。玩隱居放言一段，自見。況仲原不宜有國者也。

我則異於是。節不可不跡言，道則必從其可。惟以道爲可，則是無可無不可也。○依南軒則夷齊輩爲有不可，惠連輩爲有可依，蒙引則各兼，不可蒙引較是。太師摯適齊章，張彥陵曰：非其官之罪也，故書其職，非其人之罪也，故書其名，非其心之忘魯也，故書其地。○徐自溟曰：這些人在魯而樂亡，這些人去魯而樂存，此三家驅之去乎？孔子導之去乎？倘周天子詔太常之典。



吾知其各執伎而起矣。惜哉以洋洋並奏之侶而沒之。烟霞縹緲之外也。○樂天齊翼註曰：適是避地，入是避世。太師作一頭，是諸人之倡；下兩平看。○諸侯三飯，魯備天子樂，故有四飯，不言初飯者，只依蒙引解爲是。謂孔子正樂而去其一者，未必然。○看來只應依朱子說。

壬申

周公謂魯公曰：章。沈無回曰：周公之治魯也，尊尊而親親。太公曰：易世其衰矣。此語世世傳之，後人見魯之式微，或歸咎於貽謀之過，不知魯之可以一變至道者，皆其忠厚之餘澤，而其漸至式微者，則子孫不能守先世之典刑耳。故記者於魯事，日非賢人散亡之後，而記開國之語，使知魯之所以衰，非其先世之過也。○林次崖

曰：不是怕大臣怨方用他。○專其權久，其任皆所謂以也。

周有八士章。樂天齊翼註曰：周字見氣運之隆，培養之厚，意不重四乳八子之異，只重賢上。○王宇泰曰：達是明於義理，是宏度而能容物，突有御難之才，忽有總理之才，夜柔順不迫，得夜之道，夏剛明不阿，得夏之道，隨才能順應，騶德超尋常，亦駿馬名。○此種意思，大全蒙引存疑，淺說皆無之。而近來講章始有之，可見雅俗之分，亦以近來課士有以二字爲題者，不得不及此也。然豈無超脫之法乎？○八士皆雙生，止見於繁露，而古注因之，至謂八士爲南宮氏，則因逸周書克殷解，有命南宮忽振鹿臺之財，南宮百達遷九鼎，因以書之南宮。



適合之。遂以八士爲南宮氏。此不足據也。國語亦止言  
詢於八虞。不言其何氏。

論語講義困勉錄卷十八終

論語講義困勉錄卷十九

子張第十九

士見危致命章。樂天齋翼註曰。此章見士當立其大節。  
可字。是大節無虧意。已字。是語助辭。不作止字。○真西  
山曰。義敬哀皆言思。致命不言思者。死生之際。惟義  
是徇。有不待思而決也。○西山以致命不待思。次崖謂  
不思恐傷勇。二說皆是也。大抵四者。皆有不待思處。皆  
有不可不思處。然或言思。或不言思者。各以其所重者  
言也。○陳新安曰。見危致命者。處變而決之於一旦。思  
義思敬思哀者。處常而思之於平時。○樂天齋翼註曰。  
思義如一介不取。千駟弗顧。無論非義。卽義所當得。亦  
當再三裁審。



執德不弘章 彥陵氏曰既云有所執有所信矣其於學問儘有得力處然而不弘之病即乘於所執不篤之病即中於所信道德外之情識易祛道德中之偏見難融也連執與信都差了○信道篤朱子以毅言蒙引以知言看來可兼用存疑亦兼說○只爲這一種未弘未篤之人偏要以主張一世自任故以有無二語急爲提破以掃破其習

子夏之門人章 王陽明曰子夏所言是初學之交子張所言是成人之交若善用之亦皆無弊○李九我曰門人問交於子張亦是彼此相質正之意未必是不足於師說○樂天齋翼註曰所聞泛說不必說聞之夫子○賢是成德之稱善只一長可取衆對賢言只是平常不

能對善言則有短處尊是敬禮加隆嘉特稱許之耳容是泛泛包涵矜則有憐恤之義人品不同所以待之亦異○賢與善分別處蒙引一樣說存疑一樣此又是一樣可兼用○李毅侯曰師也過商也不及與其過也寧不及夫子事賢友仁無友不如己者此論交之準也○大全辯或曰交非止交際交接往來之常切磋琢磨道義生死唯交是視豈可不慎子夏所云正合夫子論交定交之旨如夫子上交下交素所嚴事者老聃及子產晏平仲蘧伯玉而已何交之難也然則容衆矜不能以之樂羣可也以之定交則不可

雖小道章 陳筠堂曰此重經世之學小道不止農圃醫卜凡百家衆技擅一曲之長應一節之用者皆是可觀



根道字言。亦道之所散見處也。兼理之所寓用之所資。說。○周季侯曰。致遠恐泥。只爲他源頭上未得融通。所以未免拘碍。若能從心性映徹。則入大入小。各不相碍。何至有泥。小道該得實廣。申韓之智術。管商之作用。皆小道也。○沈無回曰。此只就小道說。若聖人一以貫萬。則執御游藝亦道也。○楊墨佛老。申韓管商。都是異端。不是小道。

日知其所亡節。王觀濤曰。亡非本無。乃迷失未復耳。○蔡虛齋曰。此非是知能之別。知字對無忘字。不對能字。日知所亡。汲汲以求其所未能也。月無忘其所能。拳拳以保其所知也。日月二字。亦要看得活。總言其日加精彩。日不昏沉之意。○徐岩泉曰。吾人日用動靜。此心走

作處最多。只爲無操存提省之功。所以有亡去而不知者。日知所亡。全是檢點細密處。月無忘所能。則是溫故存養之功也。此全是致良知工夫。無日無月。一時間斷不得。故謂之好學。○所亡所能。自兼知行體用。解專以良知解者偏。此是朱陸之異同處。○四書鏡曰。亡字說得廣。舉凡心之理。而有一之未盡。舉宇宙之事業。而有一之未通。皆無也。○吳因之曰。此與敏事章好學須說得有別。此節就日知無忘上。見他精神意念。無頃刻不在學。所謂須臾不可離者。曾子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便是這個工夫。故曰好。至敏事慎言章。則言其精神意念。專在一學上。真見其旨趣之雋永。意味之深長。天下無復可加於此。所謂好之而無以尚者。顏子欲罷不



能便是這個意念故曰好。

博學而篤志章。看來書中凡言志者不可專屬知。不可專屬行。言知則屬知。言行則屬行。汎言則兼知行。志字是虛底。所志之事各不同。此章是致知之事。故存疑云。志就學上說。○篤志是勿以見異而遷。勿以得半而怠。○存疑曰。切問當隨各人切已處問。若將已力量未能到。及非目前可行底來問。便不切。近思伊川謂只是以類而推。只傍易曉底挨將去。如這一件理會得透了。又因這事推去理會。○沈無回曰。游定夫問陰陽不測之謂神。程子云。公是揀擇來問。是疑後問。此意極好。吾斯之未能信。爲不會疑。爾從疑情上問。卽是切問。○按游定夫一段。與存疑不同。然似可兼用也。姑俟再定。○沈

無回曰。學問思辯皆所以攝心而非心也。○仇滄柱曰。先輩於心不外馳。貼人欲不能間於所存自熟。貼天理由此復。○注所存自熟。依存疑卽指心不外馳說。而理得意見於言外。極是。依蒙引則此句似指理得說。不是。蒙引說附。○附蒙引曰。朱子解三仁之仁。就理說及心。仁在中。五者爲仁。則就心說及理。如孟子說仁。則解曰。心之德。愛之理。有子說仁。則解曰。愛之理。心之德。○楊復所曰。仁在其中。如鏡中看花。且道所學所志所問所。思是仁。卽學卽志卽思卽問是仁。離學離志離問離思。別是仁。參之參之。自有覲面相逢日子。○三說皆非。而皆是。○在其中有二意。當從此去。漸見效。是乃力行之本者。是以後日言也。自有得夫操存涵養之效者。是以



目下言也。注心不外馳而所存自熟。皆是以目下言。依雲峰胡氏則所存自熟。似指後日言。不是。○刁蒙吉曰。注蘇氏之言。正可發明子夏之意。但蘇氏於書無不讀。可謂博矣。而風雅戲謔。不可以言志。所問所思。專從文章討生活。不可不謂泛且遠也。

百工居肆以成其事。章。張彥陵曰。注有二說。還以前說爲正。若拘拘說相須意。反失白文口氣。○樂天齋翼注曰。學字全要發專務不分意。方與居肆意配。○徐自溟曰。致有二義。道有不能自致者。用勇往精進之學。以致之道。有不容強致者。用涵泳從容之學。以致之。○此二義總在存疑不半塗而廢內。

小人之過也必文章。必字見小人自欺之心。○集注是

說其緣憚改而文飾。雲峯胡氏是說其緣文飾而憚改。微不同。然實相發明。○叔孫通勸惠帝立原廟。溫公謂是教其君以文過。其說甚正。○楊慈湖曰。聞過則喜。此翻小人爲君子之機。

君子有三變章。羅近溪曰。君子一心備中和之理。其容貌詞氣之常。皆自心體流行。自觀者見其各中其節。故言變其實。君子只是不失其常。○謝注謂君子非有意於變。雙峰是謂君子未嘗有變。微不同。然二說自當兼用。

君子信而後勞其民節。姚承菴曰。信只是自家誠意之懇惻。實心愛民。實心愛君。便是此心自家信得過。則人自信得過。故可以勞。可以諫。若說必待交孚。則民信君



信非一朝夕之故。設有事當勞。時當諫。亦將曰是未信而姑置之乎。○或曰信則用諫法。未信則用諷法。○據輔氏曰。信謂上下交孚。則注誠意惻怛。而人信之。信字與本文信字不同。蓋一則兼人我說。一則專屬人也。若據饒氏曰。誠意惻怛。是說人所以信之之由。則本文信字亦似專指人說。而誠意惻怛。則注推本言之也。輔說較是。若蒙引既曰信兼人我說。而又曰本文信字做人信之說。而其本則在誠意惻怛上。殊不可曉。○樂天齋翼注曰。信字據註交字意。是我以誠心愛民。而民信我之愛。我以誠心忠君。而君信我之忠。兩段重上句。下句反言不重。○大全辨卓菴張氏曰。信非爲厲謗而設。只爲忠愛之念。須使君民共信。方得行其志耳。此中關繫

君德民義者不小。若內無忠愛之實。徒欲取信於君民。則商鞅之徙木。李斯之督責。君與民非不信也。其爲謗厲何如哉。講信字。要得至誠惻怛意。方不墮伯者假仁氣象。小注輔氏兩唯恐字。要玩。

大德不踰閑章。黃勉齋曰。子夏只要歸重大節。言若能先立乎大。則小者便出入些。亦不計較。若大節如何可出入得。小德出入可也。甚言不可以不務其大。正形容大德不可踰閑。○下句原是要形容大德之不可踰。但形容得太過耳。勉齋之說亦非。遂爲子夏回護也。○葛屺瞻曰。道理雖要完全。工夫却難並進。若小處顧得太周匝。恐於大處。且不免有違碍。○如此說。則是小德不可不出。其弊更甚於子夏。○大全辨卓菴張氏曰。唐太



宗問褚遂良曰。舜造漆器。諫者十餘人。此何足諫。對曰。奢侈者危亡之本。漆器不己。將以金玉爲之。忠臣愛君。必防其漸。若禍機已成。無所復諫矣。由遂良之言觀之。則子夏所云。非定論也。

子夏之門人意總旨。下學上達。是以理與事對言。此章只是以大學小學對言。朱子以大學小學來解此章。則曰。非謂末卽是本。九我。了凡輩。以下學上達來解此章。則曰。孰謂末之外別有本。只依朱子爲是。

子夏之門人節。朱子雙峰解本末字。各自一說。難兼用。當從朱子。○子游只說子夏門人有末無本。不知其意。還是要本末之並進乎。抑先本而後末乎。抑務其本而末自舉乎。抑務其本而末可棄乎。看來四意俱有。本末

並進。是其主意。後三意。是其旁意。後三意。總是重本輕末之意。蓋既謂之末。便有輕之之意了。子夏之言。與程註第一條。是破其本末並進之意。程註後四條。是破其重本輕末之意。是發子夏所未發。故雲峰專以後四條爲矯子游之偏。須知第一條。亦是矯子游之偏。但是子夏所已發耳。

子夏問之曰節。二君子之道。俱就教人者言。二孰字。只在君子心上說。蓋教有先後之分。而心無先後之異也。末句只重唯字。指出聖人正與門人小子對看。孰先傳二句。見心本無先後。譬諸草木。四句言教不得不分先後。有始二句。見先後一貫之難。○孰先傳焉二句。先後字輕。○袁了凡曰。先傳後倦。只空空說。○蒙引淺說說



約皆主此解。然看來卽依註以本末入解亦不妨。○附淺說曰：君子教人之道，非以何者爲先而傳之，非以何者爲後而倦教焉。○有始有卒，知無不盡，行無不至也。仕而優則學，章此章學字淺看。○二句是各有所指，不是反覆相因。每句內則各有反覆相因之意。○集註前一截是說其事異，後一截是說其理同。○集註兩截意俱重，蒙引說不必從。○附蒙引曰：集註然仕而學然字，說出本文外意，或以二說相須例觀者，非也。此與然人當勉其難而不可忽其易也。然必近者悅而後遠者來也。俱是言外意。○蒙引是。甲寅八月廿四存疑分別兩優字是也。又謂上則字訓作卽字，下則字訓作後字，則非矣。上則字兼卽字後字之義，下則字亦兼卽字後字

之義。○二優字註雖皆訓有餘力，而所謂有餘力者，自不同。有暇日是有餘力，優入聖域亦是有餘力，存疑與注原不相背也。

喪致乎哀而止章 雙峰看子游與蒙引異，蒙引是。

吾友張也章 管登之曰：難能者服其才量之宏大，未仁者病其心德之未純，未之爲言亦謂在若有若無之間，而非以爲不仁也。諸子皆稱日月至焉而獨以不仁料子張者，蓋仰其才高而有責備之意。○李毅侯曰：二章雖只一意，但曾子之詞直，子游之詞婉，爲難能正未仁處而著然而兩字，則諷體也。○倪伯昭曰：難能不是美他，正發其受病之原，凡念只求勝人，從事高遠上去，則近裡著己工夫却疎。○此說亦是，但與然而口氣不合。



若堂堂句。則便當如此看矣。

堂堂乎張也章

吾聞諸夫子章。樂天齋翼註曰。自致。自然而盡其情也。固非虧欠而不致。亦非矯揉而強致也。○圈內外註。蒙引以自然當然分看。極是。大全南軒雙峰。亦是以其當然說。胡氏則以其自然說。二意原當兼用。但須知本文。只以自然者說。而當然意。則見於言外。諸家說當然者。微似混。須活看。淺說最明。

孟莊子之孝也章。朱子曰。獻子歷相三君五十年。魯人謂之社稷臣。則其臣必賢。其政必善矣。莊子年少嗣立。又與季孫宿同朝。宿父文子忠於公室。宿不能守而改之。莊子乃獨能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而終身焉。是孔

子之所謂難也。不善而不改。則是成其父之惡爾。惡得為孝哉。○此章不重在不忍忘親上。蓋獻子賢而忠於魯。所用所行。必足以庇主福國。不改云者。體父忠心而成其未竟。非曲謹無為者等也。以愛君之心愛父。以盡孝之心盡忠。故曰難。○湯叔寧曰。時三家僭妄。紛更多端。如季孫宿改季文子之行事者甚多。莊子獨能不改於易改之家。所以為難。能使魯國盡得如莊子之孝。公室其永無恙矣。夫子嘉之。亦維魯意也。○處舜禹之地。則以能改為難。處莊子之地。則以不改為難。○不忍忘親。是正意。處舜禹之地。則以能改為難。是餘意。以孝盡忠。又是餘意。維魯又是餘意。○樂天齋翼註曰。此夫子深取莊子之孝。全在個不改之心。不改重心上說。他事



如生事盡愛死事盡思一切子職屬大夫分上者皆是。是難能。要見人情多喜。新進而厭老成。喜紛更而厭鎮靜。非真見先德之可師。不忍自我而遏佚者。未免奪於浮習。所以爲難。○刁蒙吉曰。白沙云。宣王承厲王之烈。改之而周室中興。紹聖沿熙豐之法。不改而宋轅北矣。此又論孝者所當知。

孟氏使陽膚爲士師章。李衷一曰。曾子之意。原是政刑合一之論。不是謂做士師。只這哀矜便了。當看他拍頭便說。個上失其道。意思自見。分明謂民之犯法。由於上之失道。士師雖職刑獄。須是推究到民散根原。勿把我能得情便喜。須是無失政。方可無失刑。則安得不盡道於上。以聯屬個民心。蓋此章欲治獄者。端其本。哀矜二

字有反己自脩之意。非但恤刑而已。○樂天齋翼註曰。民散是不親不遜。意非散之四方。情字是犯罪之情。所謂罪狀是也。非迫於不得已。陷於不知之情也。有罪者亦不可不刑。但有哀矜之心。則用法平恕。○說叢曰。卓吾云。世之以得情爲喜者。由其不能視民如子也。子之訟於父母。豈有以得情爲喜者乎。隨諸子之曲直而剖判之。不得已也。而其心則惟欲子之無訟也。○大全辨芑山張氏曰。陸象山云。獄訟惟得情爲最難。唐虞之朝。唯臯陶見道甚明。羣聖所宗。舜乃使之爲士。周書亦曰。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賁象亦曰。君子以明庶政。無敢折獄。此事正是學者用工處。噬嗑離在上。則曰利用獄。豐離在下。則曰折獄致刑。蓋貴其明也。按象山以治獄



爲學者用工處與于定國爲廷尉迎師學春秋同意  
紂之不善章樂天齋翼註曰惡非惡人乃自警自戒之意  
○南軒之說與註不同不必用

君子之過也章 君子之過四字當味以君子而有過其  
過也君子○徐自溟曰不重在人見人仰上重在過之  
可爲人見更之可爲人仰上然亦人自見人自仰之耳  
君子曷知也○過字兼時勢無心說方是○陳眉公曰  
仰之情已蓄於見之日即日月食時人誰不曉得是浮  
翳至復明時快睹其光輝非到此而後信其明也蓋見  
時惜君子之冒過仰時重君子之無過○此意極妙然  
兼知與不知講尤妙蓋兩人字兼智愚在內也○觀過  
於所仰唯其心之不自諱也夫過而自諱更且不可待

而又將安仰乎其皆仰也一皆見之情所至耳李模更  
也二句文 ○大全辨南齊志漢尚書令黃香云日食皆

從西月食皆從東無上下中央者

仲尼焉學章 劈頭從文武說起是以文武爲師意○師  
字因學字生蓋有學卽有師而惟其無往不學故亦不  
可以定師目之語意仍歸結在焉不學上○沈無回曰  
賢不賢自分夫子自合自賢不賢識之有大小自夫子  
學之無大小○此是深一層意非正意○公孫朝所見  
甚淺故子貢亦就顯淺處答之註謨訓功烈等解道者  
正淺言之也○或曰主道統說卽堯舜以來相傳之道  
也○言道統亦不妨但未是全體之道耳○樂天齋翼  
註曰註謨訓功烈禮樂文章俱包大小在內勿分貼○



刁蒙吉曰。賢者讀書學道之人。記其大綱領。從講究來。如老聃。堯弘。邾子師。襄之屬是也。不賢者行不著。習不察之人。記其小節目。從聞見來。如太廟祝史之屬是也。○賢不賢。不過文武之所寄。夫子見文武。不見賢不賢。文武亦不過道所寄。夫子見道。并不見文武。○此亦是深一層意。此所謂道。指道體說。非本文道字。○四書鏡曰。常人師人。故有常。夫子師道。故無常。○聖賢之言。有難以臆斷者。如子貢此章之言。即多學而識之意。然不知此言在既聞一貫之後乎。抑在未聞一貫之前乎。若在未聞一貫之時。則子貢蓋知其淺。不知其深也。若在既聞一貫之時。則子貢蓋因公孫朝而淺言之也。此非後學所可臆斷矣。壬子二月○右此條壬申十月看定。係子

貢晚年進德之言。見別本。

子貢賢於仲尼章。張彥陵曰。此章總是發明聖道之難窺。宮牆以下。俱是設為之詞。要知夫子之所以聖。不在宗廟之美。百官之富上。只緣武叔識見甚低。故子貢借此以發中藏。○牆與室。分不得內外。牆兼內外說。室亦兼內外說。自人之所見言。謂之牆。自己之所得言。謂之室。○若說造位之內。則亦不妨。壬寅八月○按顧麟士曰。宮是屋之總名。極是。而引爾雅宮謂之室。室謂之宮。以證則非。爾雅既謂宮即是室。則非屋之總名矣。兩處宮字自不同也。○畢竟爾雅是。壬申十月○數仞及肩。以造位高卑言。室家美富。以蘊藉淺深言。○美是光輝。意富是充實意。○美富只就充實光輝說。未說到大而



化之處。○沈無回曰。不得其門四字。子貢雖是淺提叔孫。學者不得草草看過。試思三千七十。豈便人人得其門而入。○不得其門而入。只就夫子之墻設言之。尚未屬人。亦不說到難入處。得其門者。或寡。雖槩指天下人已隱隱道著武叔。○陳新安曰。使叔孫果知子貢之所。以爲子貢。則亦畧知孔子之所以爲孔子。豈至爲此言哉。叔孫非特不知孔子。亦不知子貢也。

叔孫武叔毀仲尼章。仲尼不可毀也。此句兼無損於仲尼。有損於己說。○他人亦不可看得低了。如伯夷伊尹之類是也。○樂天齋翼註曰。猶可踰也。無得而踰焉。就賢者與仲尼說。不帶在丘陵日月上說。其何傷於日月乎。此日月就作仲尼字面。

子爲恭也章總旨。通章只重夫子之不可及上。其得邦家等語。不過就中抽出。因子禽見識淺。故指其功業可見者以示之。不可以德業平看。○勉齋及蒙引存疑之說。主此。此說最是。○管登之曰。聖人分量亦別。固有具聖人之心體。而作用未必神者。亦未可謂之至聖。故又推及夫子之得邦家。以究其用也。○仁山之說。主此。淺說亦似主此。

子爲恭也章。陶石蕢曰。子貢說天。不在形體之高上。蓋天原是一個太虛之氣。無安梯處。故不可升。夫子之德。妙入無形。渾然無迹。所以如天之不可階而升。不可階三字可玩。○邦家活看。天下亦是邢疏云。得邦。謂爲諸侯。得家。謂爲卿大夫。太拘。○李卓吾曰。生榮死哀。是說



聖人關係一世之象。此與註雖似稍異然實相發明存疑亦主此聖人生而天下皆立。皆行。皆來。皆和。真如太陽一出而萬物欣欣。都有生色。豈不足榮。聖人死而天下皆不立。不行。不來。不和。真如太陽一沒。天地慘闇。萬物俱有愁苦之狀。豈不是哀。

論語講義困勉錄卷十九終

論語講義困勉錄卷二十

堯曰第二十

咨爾舜章總旨 蒙引存疑皆云。此章不必節節討個中字。蓋歷聖相承。雖只是一中。然記者則未嘗特把中字做個骨子也。其說固是。然亦安知記者不以中字做骨子也。理既可通。何必不用。甚矣蒙引之拘也。

咨爾舜節 張彥陵曰。按曆數在躬。有投大遺艱意。中字在政事上看。執字與守字不同。守便死煞。執者隨時隨物而執其中也。不徒曰執而曰允執。蓋必隨時處中。圓融不滯。方是信能執中。四海困窮。二句不過反言以足上意。正見中之不可不執也。

舜亦以命禹節 樂天齋翼註曰。中外無道。



予小子履節 徐儻曰此節總是既伐桀而告諸侯之詞。而簡在帝心以上。則自述其初請命於天而伐桀之詞也。予小子履六句。見上帝命討之嚴。而脫然無利天下之心。朕躬四句。是在已寄託之重。而恐然有任天下之懼。○帝臣大全淺說。皆不專指伊尹。○簡在帝心。總命討說。蒙引存疑說約皆同。

周有大賚節 張彥陵曰大賚五節。記者零碎收拾。湊成武王一段事實。或舉其詞。或述其事。句句要見反商之政。○大賚是溥濟窮民。富善人是加厚天下良民。大全及存疑淺說皆主此或曰二句只一意。謂大賚之所富者皆善人。○後說為長。○書大賚。蔡註無明文。竊意亦只是善人是富。非人人而富之也。論語此節。正是武成注脚。蒙引

解此節是矣。而謂此與書不同。恐亦不必分別。若麟士以錫予善人為克商賞功之時。則斷難從。

雖有周親節

謹權量節 非其人之謂廢。舉其職之謂脩。是三者政之綱也。四方之政。行言四方之政。次第舉行。不作效說。○廢官兼非其人。缺其職說。○淺說講謹權量三節。根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來。總是武王以天下為己責之實妙。○按淺說曰。夫武既以天下為己責。於是謹權量云云。興滅國節 張彥陵曰。興滅繼絕是兩事。無後者續之。已滅者封之也。逸民仁賢之不在位者。○不止商容箕子。蒙引大拘。○焦漪園曰。謹權量等項。紀綱何等嚴肅。森然是一統規模。興滅國等項。恩澤何等浩大。藹然是太



和氣象。○樂天齋翼注曰。徐岩泉云。上是盡義。截然齊。一下是盡仁。藹然太和。

所重節。喪祭兼有其財有其說。

寬則得衆節。沈無回曰。四者是言治法。非言心法也。治法不在心法之外。然相亦不是。○四書鏡曰。堯曰。章只重寬信敏公。不重得衆等效。

尊五美章總旨。五美從道心運用。四惡從人心上恣肆。○樂天齋翼注曰。夫子告顏淵爲邦。示以法戒。告子張問政。告以美惡。蓋惟戒而後法盡善。惟屏而後尊無疵也。

尊五美節。五美下一尊字。奉若神明著蔡。必欲出乎身。四惡下一屏字。視如荼毒蛇蝎。必不使加乎民。

脩諸己。義理有以養乎內。而後可以察諸人。○三知字。俱當兼行說。

不知命節。張彥陵曰。按命字舊主氣數說。卽所謂吉凶禍福也。知命卽有居易以俟意。非全諉之氣數也。唯知命乃可以爲君子。蓋趨避之念銷。斯進脩之志決。朱子曰。今人開口亦解說一飲一啄。自有定分。及遇小小利害。便生趨避計較之心。古人刀鋸在前。鼎鑊在後。視之如無者。只緣見道理。都不見那刀鋸鼎鑊。○管登之曰。命有當順。有當衡。若一身榮辱貴賤貧富死生利害。此命當順。若天地之危而致安之。萬物之死而致生之。豈可但委於命。此命之當衡者。○析疑曰。壽縱百年。不可姑待明日。夭卽一息。此志不容少懈。此君子之所以爲。



脩身俟命也。非不可奈何而姑安之之謂也。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此特莊列之知命。非夫子之所謂知命也。聞斯

不知禮節。徐岩泉曰。先王制禮。所以斂血氣也。血氣從所稟來。若無學問之力。便奔蕩四出。所損不小。止有性靈至妙之天。則降伏得他。禮是性靈中原有的節度文章。故須要知禮。方能執持。方能自立。蓋不爲血氣所奪也。○徐傲弦曰。立字兼內外說。記曰。禮釋回增美質。其在人也。如竹箭之有筠也。如松柏之有心也。竹箭之堅在筠。禮之捍外誘也。如之。松柏之堅在心。禮之固內守也。如之。○樂天齋翼註曰。據注立只就外面說。然有兼治心治躬者。亦不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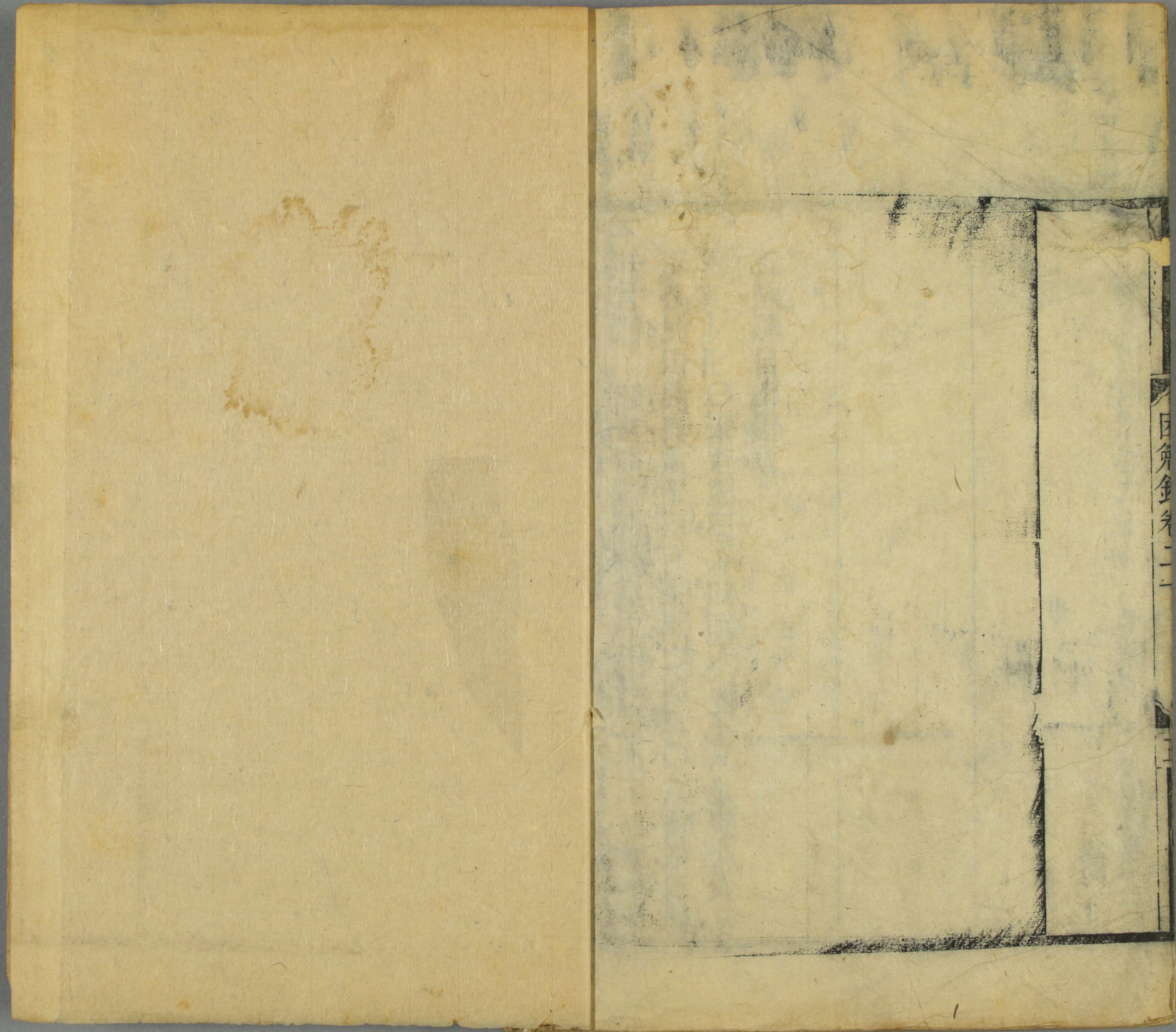
何謂惠而不費節。張彥陵曰。愚按利雖民間所自有。然非人主爲之經畫。則利亦不能自興。故利之所在。卽是惠。不費二字。全在因字看出。○莊忠甫曰。時可勞而勞。則不怨違。事可勞而勞。則不怨厲。力可勞而勞。則不怨勤。分可勞而勞。則不怨侵。○仁字。大全朱子主治已說。蒙引存疑說約主從政說。看來當兼用。○刁蒙吉亦云。此仁字宜兼內外說。仁者心之德。欲仁則保合其心之德。是出政之本也。仁者愛之理。欲仁則推廣其愛之理。是行政之實也。○李九我曰。君子常有從容暇豫安舒自得之意。是之謂泰。而其迹似於放曠佚樂恣情玩世。有疑於驕。存疑亦如此說。然如此。然惟其生平未嘗慢一人。輕一物。故無尤無悔無愧無忤。常快然自得而泰。



○樂天齋翼註曰人心苟侮一人忽一事此心亦必有不  
不安者心安則爲泰矣○於無敢慢下補說泰字意方  
可接下句蒙引存疑皆如此○此泰字本不甚美泰而  
不驕在過不及上論與子路篇泰而不驕稍別○不必  
分別壬申十月○正與尊須要本心之恂慄出現如在  
外面檢點恐矯強不來  
何謂四惡節 殺之雖當亦謂之虐○大全辨或曰看孟  
子凶年飢歲至上慢而殘下一段便見出納之吝其惡  
與虐暴賊等○刁蒙吉曰五美則寬信敏公之驗也四  
惡則寬信敏公之反也  
不知命章總旨 黃勉齋曰知命知其在天者知禮知其  
在己者知言知其在人者利害不能動乎外而後可以

不知言節 知言卽依存疑與孟子一樣亦不妨雲峰說  
不必泥但此與孟子或有生熟之別耳○只當依雲峰  
癸亥七月○張彥陵曰要知知人處不只是辨別人品  
正是驗自己學力





日  
金  
卷  
二



